

心史叢刊



心
史
叢
刊

序

有清易代之後史無成書談故事者樂數清代事實又以清世禁網太密乾隆間更假四庫館爲名術取威脅焚毀改竄甚於焚書坑儒之禍弛禁以後其反動之力遂成無數不經污讟之談吾曹於清一代原無所加甚其愛憎特傳疑傳信爲操觚者之責不欲隨波逐流輒於談清故者有所辨正偶舉一事不憚羅列舊說稍稍詳其原委非敢務博貪多冀折衷少得真相耳積若干條先後應各日報月報之約陸續刊登既刊登輒又瀏覽所及有所補訂商務印書館同人願代彙印成冊因先出若干事顏曰叢刊一集續有所就以次問世談野史者或有取焉蓋無一事敢爲無據之言此可以質諸當世者也向刊史料一冊犖犖大事爲談清史者所必留意茲刊多網羅軼事非史家必取之資要於裨績野史不爲一鱗半爪之談譬如博奕猶賢乎已故別於史料而名以叢刊云內辰立春日孟森識

再版序

叢刊絡續出版至三冊。後遂輟筆。歲久售罄。學界頗有思購者。歷年有函來見詢。新相識之友。見亦必問此書。且請再版。予以當初版時。由同鄉蔣竹莊惲鐵樵請以實其所辦之東方雜誌者。既登雜誌。又出專冊。皆蔣惲二君主之。於商務並無報酬。亦無契約。既售罄。亦無從請求再版。遂久無以饜問者之意。頃大東書局願代印。卽以付之。當時第三冊中。有東方雜誌所登零星筆記。並列入焉。今皆刪之。而各冊亦略訂補。二十四年三月孟森又識。

心史叢刊一集

目次

奏銷案

朱方日案

科場案

一順天闈

大獄記略綴餘

二江南闈

三河南山東山西闈

心史叢刊一集

奏銷案

奏銷案者。辛丑江南奏銷案也。蘇松常鎮四屬官紳士子。革黜至萬數千人。並多刑責逮捕之事。案亦鉅矣。而東華錄絕不記載。二百餘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無人能詳舉其事者。以張石州之博雅。所撰亭林年譜中。不能定奏銷案之在何年。可見清世於此案之因諱而久湮之矣。茲爲輯而出之。雖或未備。已有可觀。他日復有所見。當更續之。心史識。

朱國治撫吳。在順治十六年冬。承鄭延平兵入沿江列郡之後。意所不慊。可以逆案爲名。任情荼毒。當時橫暴之舉。不始於奏銷。前此有哭廟之案。起於苛徵。而終則附會逆案。殺蘇州士子多人。金人瑞卽以此罹法。國治後撫雲南。撤藩之變。爲吳三桂所戕。國史國治傳云。國治疏言蘇松常鎮四府錢糧。抗欠者多。因分別造冊。紳士一萬三千五百餘。衙役二百四十人。敕部察議。部議見任官降二級調用。

衿士褫革。衙役照贓治罪。云云。國治爲奏銷案之主動。此傳文爲官書言奏銷事之正文。整理賦稅。原屬官吏職權。特當時以故明海上之師。積怒於南方人心之未肅帖服。假大獄以示威。又牽連逆案以成獄。易世之後。言之尙有餘恫焉。此外如東華錄所載實錄之文。以如此大案而不着一字。僅有定催徵條例寥寥數語。錄如下。

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初七日丁巳。世祖晏駕。是月二十九日己卯。諭吏部戶部錢糧係軍國急需。經管大小各官。須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爲稱職。近覽章奏。見直隸各省錢糧。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係前官積逋。貽累後官。或係官役侵那。借口民欠。向來拖欠錢糧。有司則參罰停升。知府以上。雖有拖欠錢糧未完。仍得升轉。以致上官不肯盡力督催。有司怠於徵比。枝梧推諉。完解愆期。今後經管錢糧各官。不論大小。凡有拖欠參罰。俱一體停其升轉。必待錢糧完解無欠。方許題請開復升轉。爾等卽會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內拖欠錢糧不完。或應

革職。或應降級處分。確議具奏。如將經管錢糧未完之官升轉者。拖欠官並該部俱治以作弊之罪。三月庚戌朔。定直隸各省巡撫以下州縣以上。徵催錢糧未完分數處分例。

東華錄所見者止此。此卽當時之所謂新令。海內所痛心疾首者也。凡入奏銷案者。固謂之絀新令。卽辛丑奏銷以後。官吏之追呼。士紳之戮辱。亦無不以新令爲陷阱。但官書所見止此。則就文字觀之。固亦整頓賦稅之一事。非不冠冕。然於朱國治奏銷之案牘。則一字不載。故知此爲清廷所自諱。不欲示之後人。與搜查禁書。刪改實錄。同一用意也。禁書亦乾隆間大案。實錄稿今入王氏東華錄者。乃乾隆間改本。所紀開國以來事實。頗有與蔣氏東華錄不同之處。卽蔣氏所據。尙少改一次耳。

奏銷案既不見於官書。私家紀載。自亦不敢干犯時忌。致涉怨謗。今所尙可考見者。則多傳狀碑誌中旁見側出之文。而亦間有具體紀載之處。蓋爲文網所未及。

僅見於清初士大夫之筆記。今當披沙而得寶者也。

董舍三岡識略。記江南奏銷之禍云。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松尤重。邇來役外之征。有兌役里役。該年催辦捆頭等名。雜派有鑽夫水夫牛稅馬荳馬草大樹釘麻油鐵箭竹鉛彈火藥造倉等項。又有黃冊人丁三捆軍田壯丁逃兵等冊。大約舊賦未清。新餉已近。積逋常數十萬。時司農告匱。始十年並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撫朱國治。強復自用。造欠冊達部。悉列江南紳衿一萬三千餘人。號曰抗糧。既而盡行褫革。發本處枷責。鞭扑紛紛。衣冠掃地。如某探花欠一錢。亦被黜。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夫士夫自宜急公。乃軒冕與雜犯同科。千金與一毫等罰。仕籍學校。爲之一空。至貪吏蠹胥。侵沒多至千萬。反置不問。吁過矣。後大司馬龔公。特疏請寬奏銷。有事出創行。過在初犯等語。天下誦之。

又記地龍散云。金貞祐中。木虎高琪當國。士大夫每遭鞭扑。醫家以酒下地龍散。投以蠟丸服之。此方大行。北極之中有詩云。嚼蠟誰知味最長。一杯卯酒地龍香。

年來紙價長安貴。不重新詩重藥方。輟耕錄載元初輕儒。與齊民等。翰林高公智耀上書力爭。始免徭役。崇學校。正戶籍。嗚呼。今安得有高公其人者哉。以上二則。今可分別論之。董氏籍華亭。辛丑進士。通籍後。卽以奏銷斥革。終身不仕。以筆墨自娛。其所紀自是當時目擊之事。所致慨者。一則曰軒冕與雜犯同科。再則曰元初輕儒。與齊民等。高智耀力爭。始免徭役。此等皆當時見解。挾儒以自尊。但清庭當日。實亦有意荼毒縉紳。專與士大夫爲難。斥革之不已。橫加鞭扑。其慘如此。以積年蒂欠。取盈於一朝。本非正體。原不必問儒與齊民之階級也。

董含本爲奏銷案中人。其成進士在辛丑。斥革卽在辛丑。被革時猶以舉人列參。周壽昌思益堂日札云。國初江南賦重。士紳包攬。不無侵蝕。巡撫朱國治奏請窮治。凡欠數分以上者。無不黜革比追。於是兩江士紳。得全者無幾。有鄉試中式而生員已革。且有中進士而舉人已革。如董含輩者非一人。方光琛者。歙縣廩生。亦中式後被黜。遂亡命至滇。入吳三桂幕。撤藩議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所素乘馬。

與甲來。於是貫甲騎馬。旋步庭中。自顧其影。嘆曰。老矣。光琛從左廂出曰。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籠中。烹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決。軍中多用光琛謀。吳世璠敗。光琛亦就擒。磔於市。按劉健庭聞錄。方光琛。字獻廷。明禮部尙書一藻子。此可知光琛家世。其事實別詳演變中。以光琛之爲皖人。不應在蘇撫朱國治奏銷案內。是時蓋各省皆厲行此事。特蘇撫爲最酷耳。日札言欠數分以上。無不黜革。則猶未盡事實。別見下探花不值一文錢條。

宋琬安雅堂集董閔石詩序。進士董君閔石。與其弟孝廉蒼水。雲間世家也。當宗伯少宰兩先生凋喪之後。乃能聯翩鵠起。克繩祖武。人以爲今之二陸也。亡何以逋賦徵責。同時被斥者甚衆。董君自以盛年見廢清時。旣已嘿不自得。而其家徒四壁立。於是愈益無慘。幽憂恹懔。酒酣以往。悲歌慷慨。遇夫高山廣谷。精藍名梵。喬松嘉卉。草蟲沙鳥。凡可以解其鬱陶者。莫不有詩。閔石卽含。而蒼水則名俞。亦以奏銷見黜。

安雅堂集董蒼水詩序。行年三十。舉孝廉于其鄉也。居無何。江南逋賦之獄起。士紳同日除名者萬有餘人。而董君不幸。姓名其間。云云。董氏兄弟。同遭此厄。此可證矣。

姚廷遴記事編。順治十八年八月。奏銷官儒錢糧。凡欠分釐者。俱被斥革。本縣只留完足錢糧秀才二十八名。掣問欠多秀才十二名。欠多鄉宦一名。其在任者俱削籍回家。此奏銷之始。可見催科利害。所存秀才名曰與考生員。自朱撫院起奏銷例。壞江南鄉紳無數。後朱亦被論掣問。此所謂本縣指上海也。

又康熙元年。有方秀才。係新場鎮巨族。因欠錢糧。奉陳知縣籤掣。刎死在縣南差人陳五官家。

三岡識略所云。某探花者。葉文敏公方藹也。順治十六年一甲第三人及第。辛丑。固尚爲編修。未升他職。國史稱方藹至康熙十二年始充日講起居注官。以後乃有升轉。蓋其中有此蹉跌。國史本傳不言奏銷案之被黜。略之亦實諱之。以一文

錢革職。當時固亦自知已甚也。先正事略等書。皆不及方藹之奏銷絀誤。蓋相承掩覆而已。蘇人在順治中探花及第者。有蔣超。沈荃。秦鉞。及方藹。凡四人。蔣籍金壇。不與蘇松等。沈籍青浦。秦原籍無錫。寄籍長洲。要之辛丑三人皆已改官。惟方藹爲新科。可以探花稱之耳。

繼又考王應奎柳南續筆。記辛丑奏銷一案云。崑山葉公方藹。以欠折銀一釐。左官。公具疏有云。所欠一釐。准今制錢一文也。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蓋公爲己亥進士。及第第三人云。則探花不值一文錢。確爲葉事。更有明證矣。

大司馬龔公者。龔鼎孳也。東華錄康熙二年八月辛丑。左都御史龔鼎孳。奏錢糧新舊並徵。參罰疊出。那見征以補帶徵。因舊欠而滋新欠。請將康熙元年以前。催繳不得錢糧。概行蠲免。有司旣併心一事。得以畢力見征。小民亦不苦紛紜。得以專完正課。下部知之。此奏當卽三岡識略所贊美者。貳臣傳龔鼎孳傳亦及此奏。邵長蘅青門簾稿尺牘。與楊靜山表兄云。江南奏銷案起。紳士絀籍者萬餘人。

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見吳門諸君子。被逮過毗陵。皆銀鐺手梏。徒步赤日黃塵。中念之令人驚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耳。旋聞奉有免解來京指揮。灑然如鑊湯熾火中一尺甘露雨也。問長兄此中迴斡。大勞神用。非佛地位人。詎能爾爾。行路童叟。皆知捧手讚歎。况某亦災劫中人數耶。直下感激。餘非面莫究。

據青門書則知絳新令之萬餘人。所得之罪又不同。中有三千人併被逮。過常州而放還。所云楊靜山表兄。卽楊廷鑑字也。奏銷被逮而獲中道放免。廷鑑實與有力。所云吳門諸君子之被逮者。今從諸家文集中。略得數人。爲舉證如下。

韓莢有懷堂集。己未出都述懷詩。破巢兵撲捉。勾租吏怒嗔。輸租仍殿租。梏辱及衣巾。室毀還作室。督促舊主人。自注云。亥丑年奏銷案應連逮。時駐防兵圈占房屋。更代爲修葺。據此則韓在被逮數內。但同時蘇州有旗兵圈地之舉。韓屋被圈。旗兵逐屋主而又令屋主代爲修葺。清初之虐政如此。而韓之被逮。則或因修屋而暫緩。旋有放免指揮。遂省此桎梏之一行。未可知也。蓋本集又有他證焉。

有懷堂集刑部尙書翁公叔元神道碑。坐奏銷案俱黜。公以隸卒。莢以官兵圈房。被迫辱俱欲死。後公寄籍永平。莢秀水。俱第一。亦俱黜。據此則韓之迫辱。似止有圈房一事。而翁叔元則受隸卒之苦者也。聊齋誌異記元少先生。受鬼聘爲童子師。臨別言公他日爲天下第一人。但坎壈未盡。當奏銷及圈房之日。正其坎壈時矣。

按誌異謂元少爲鬼師後。坎壈數年。果大魁天下。而孟仁言識小編亦載此事。則微不同。今附錄之云。慕廬韓先生少貧困。鄉薦後。猶藉館讀書。歲王子暇游荊洛間。忽有人持關書聘金來寓。曰。奉主人命。請先生授生徒焉。遂欣然就道。至則門閭宏壯。如公侯家。其旁爲館舍。亦精潔莫比。旣入門。主人以疾辭。弟子謁見。而英姿秀氣。迥異常人。居數月。見僕隸奔走。若主人常理事者然。而主人初不一見。心頗疑之。問之館人。不答。問之弟子。則又支辭以對。疑愈甚。竊欲私覘之。而主人已排闥入。若知先生之欲覘之也者。曰。先生勿疑。吾實冥府官也。

敬君學品。故聘求教子。頑劣之資。得沐教化。實爲厚幸。然先生功名中人。卽當大魁天下。吾何能久羈。遂厚贈之。遣使送歸。次年癸丑。先生應會試。果擢第一。今按韓爲鬼師。事已不經。但當時諸家筆記。均載其事。必有此一種流傳之語。至以韓事蹟考之。似聊齋所說爲較確。韓自奏銷斥革後。無可應試。直至壬子。援例納粟入監。始舉北闈。與識小編不合。

又按有懷堂集。有上金陟三學憲書。題下注云。時試秀水第一。以占籍被落云云。書詞極哀。其後又有題故上學使者金陟三先生詩卷後二首。有序云。二十餘年之陳迹。撫之悽然。嗟乎。師友判隔死生。名氏如尋蕉鹿。得二絕句。詩云。曾把文章謁後塵。鶴歸不是舊時春。憐無摩詰池頭句。最泣東陽車下人。自注先生陷賊中。卒戍所。又云。似草青衫着不成。白衣變化幾經更。十郎也歷恆河劫。說與從前隱姓名。自注。余試秀水時更名。據此則韓試秀水時。拔置第一者爲金陟三。至康熙十二年韓登第。而十三年以後。三藩變起。金以陷賊遺戍終矣。

徐乾學憐園集。翁鐵庵元配錢夫人墓誌銘。會吳中大飢。鐵庵家貧亦益甚。與其夫人及二女一老嫗。人日一溢米。雜以糠覈。幸不死。其兄竟以貧死。負課甚多。追呼及鐵庵。鐵庵亦自以負課絀誤。吏索甚急。恐見辱。欲雉經者數四。夫人與其二女陰守伺之。一日聞扣門聲急。鐵庵以爲吏也。將自盡。夫人曰。往時吏追呼不如是聲。盍察之。乃與其女從門隙窺見扣門者。健兒中原人語音。奔告鐵庵。鐵庵族父山愚公。方爲洛中監司。鐵庵曰。此豈洛中叔父書至耶。猶恐吏給之出也。自窺之。果洛中人。乃敢開門。使人發書得百金。且召之去。以所得百金輸官。追呼稍緩。乃得去。其後追呼復急。吏逮鐵庵不獲。腰緝若將縛夫人者。夫人憤欲投水死。二女及鄰媪勸救不死。乃鬻所居。值二十金。盡以輸官。跳之窮鄉。其地名沙堰者。有顧氏傍水茅屋三間。倒塌無人居。夫人欣然居之。爨煙累日不興也。鐵庵去。不敢復歸。北走永平。投其族人王子。以永平衛籍薦京兆。報者至。入茅舍。見其籠牛沈水底。盜中僅數日儲。歎息去。丙辰。鐵庵進士及第。乃迎夫人於京邱。夫人念鐵

庵無子。爲之買一妾。與偕來。蓋鐵庵之出走。已十六年。至是始得伉儷相守云。叔元於奏銷案。雖未被逮。而逃亡十六年。夫婦始獲相見。不亦酷哉。叔元爲乾學王子順天闈所取士。

柳南隨筆云。吾邑翁大司寇叔元。致政歸里。頗極聲色之樂。嘗於暮春開宴東園。以女樂二八侑酒。座客邵青門爲賦詩云。平泉草木盡泥沙。墮粉飄香感物華。只有天風吹不散。紅氍毹上數枝花。迨司寇歿。青門往拜其墓。復賦詩云。花箋四幅教玲瓏。一曲霓裳拍未終。誰把梨雲吹易散。墓門西畔白楊風。據此則翁之晚節。享用甚侈。與夫婦十六年不見之時大異矣。邵青門同時有二。此爲常熟之青門。名陵。字湘綸者也。

至實行就逮之人。則其可考者爲王昊。黃與堅撰王惟夏墓誌銘云。亡何而奏銷之案發。學校一空。君就急徵得免歸。遺產斥賣已略盡。而君始以大困。按惟夏弁州之後。敬美之曾孫也。以名家子。結新令而就急徵。可知盛暑桎梏過毗陵者。必

有此君。己未試鴻博。惟夏被薦入都。不肯應試。以老授職而歸。

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吳下錢糧拖欠。莫如練川。一青衿寄籍其間。卽終身無半錢入縣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屬。其所飽更不可勝計。以故數郡之內。聞風蜩至。大僚以及諸生。紛紛寄冒。正供之欠數十萬。會天子震怒。特差滿官一員。至練川勘實。既至。危坐署中。不動聲色。但陰取其名籍。造冊以報。時人人惶恐。而又無少間。可以竄易也。既報成事。奉旨卽按籍追擒。凡欠百金以上者。一百七十餘人。紳衿俱在其中。其百金以下者。則千計。時撫臣欲發兵擒緝。而蘇松道王公紀止之。單車至練川。坐明倫堂。諸生不知其故。以次進見。既集。逐一呼名。叉手就縛。無得脫者。皆銀鐺鎖繫。兩隸押之。至郡悉送獄。而大僚則繫之西察院公署。此所謂一百七十餘人也。其餘猶未追錄。原旨械送都下。撫臣令其速行清納。代爲入告。卽於本處發落。於是旬日之間。完者十萬。猶有八千餘金。人戶已絕。無從追索。撫臣仍欲械送。道臣王公及好義鄉紳。各捐金補償。乃止。然額課雖完。例必褫革。視

原欠之多寡。責幾十。枷幾月。以爲等殺。今猶未從決遣也。獨吾友王惟夏。實係他人影立。姓名在籍中。事旣發。控之當道。許之題疏昭雪。惟夏亦謂免於大獄。不意廷議以影冒未可卽信。必欲兩造到都合鞫。於是同日捕到府。後其餘免械送。惟夏獨行。云云。據此則惟夏之就逮。轉因當道之題疏昭雪。遂致他同罪者免械。而惟夏獨赴鞫。可見清廷有意與世家有力者爲難。以威劫江南人也。

又云。吳下錢糧一案。練川之獄。得千餘人。其前就緝一百七十人。以恩赦免。提餘俱革去衣頂。照例處分。乃撫臣更立奏銷法。歲終將紳衿所欠。造冊申朝。時吳中士子未諳國法。有實欠未免者。有完而總書未經注銷者。有實未欠糧。而爲他人影冒立戶者。有本邑無欠。而他邑爲人冒欠者。有十分全完。總書以纖怨。反造十分全欠者。千端萬緒。不可枚舉。蘇松常鎮四郡。并溧陽一縣。紳士共得三千七百餘人。旣達於朝。部臣議覆。吏部先議紳旣食祿。不當抗糧。現任降二級調用。在籍者提解來京。送刑部從重議處。已故者提家人。其革職廢紳。則照民例。於本處該撫

發落。吾州在籍諸紳。如吳梅村。王端士。吳寧周。黃庭表。浦聖卿。曹祖來。吳元祐。王子彥。俱擬提解刑部。其餘不能悉記。時諸生惴惴恐。迺禮臣議覆。俱革去衣頂。照依戶部所定則例處分。但先有旨。於旨前完者。免解刑部。餘則否。於是總計續報完清者得萬人。其未續報得八百人。八百人中。吾州三人。一陶師侃。一爲陳昌祚。一爲陵稽。師侃春初以人命繫獄。已問辟矣。昌祚則兩試劣等。已褫青衿。皆於功名事不問。竟不續報。而陵稽者。誤陵稽也。欠冊誤摺爲稽。後續報仍書摺。撫軍駁云。原冊無名。於是完不報完。而陵稽姓名。實在欠冊。於是下州逮捕三人。而有凌璣者。與稽同音。卽指璣爲稽。然璣實已報完。有冊可驗。不能混。稽之卽爲凌摺。人共知爲兩人。各至州庭辨鞠。各費千金。而不能脫。據此。則逮捕之舉。初本概括各紳。旋分原報續報爲二。由萬人而減至八百人矣。凌摺與凌璣兩人之拖累。尤見官吏淫威。故意魚肉。專制之政。令人毛戴。

又云。奏銷提解諸人。於康熙元年五月。奉特旨無論已到京未到京。皆釋放還鄉。

吾婁浚搢。前以註誤提者。撫臣韓公特與之具疏辯白。部臣題覆。以爲浚搢於三月十九日完。事在未奏前。有司何得朦混。於是總書徐來江。知州呂與興。知府余廉徵。署兵憲者撫臣朱國治。應各議處。奉旨依議。人心一快。此爲浚搢浚璣兩人事之結局。蓋非朱國治去任。固不能得此也。

又云。紳士常解刑部。可數百。吾郡顧兼山贊。顧松交予咸。沈韓世奕輩。極力營幹。遂得免解。此則合之前則釋放還鄉。卽邵青門書中之吳門諸君子也。所營幹之中。有楊廷鑑等輩在。

逋糧冊中人。處分之法。又不一。有斥革而止者。有銀鐳起解者。旣如上述。又有見任官與在籍官之不同。見任官降調。而在籍官與士流俱黜革。吏部又上下其手。有所出入。今據錢氏家變錄所載錢朝鼎劣迹。可以推見。家變錄者。錢謙益死後。其妾柳如是爲族人逼死。錄中專載其事者也。

家變錄瞿邑尊公揭云。况朝鼎自緣事以來。已在籍十七年。欠糧奏銷。例應照回。

籍官等革職。而倖列解任行查。降二級調用。猶鑽營從副憲議降。冒補大理寺少卿。賴廷議清查。貽累銓政。有廉恥者當跼踖。下稍示貶損。而朝鼎橫行鄉黨。愈肆鴟張。船額燈籠。大書都察院字樣。假冒各憲。私違禁制。欺君如兒戲。何怪其殺一庶叔祖母而不顧。云云。瞿名四達。常熟令行取入都。牧齋之門人也。

奏銷罹罪者萬餘人。止爲辛丑一案之事。其實辛丑前後。士人橫遭鞭扑。甚至畢命者。不可勝數。是又不在奏銷案中矣。三岡識略。地龍散之慨。固指其前後數年之事。非僅指奏銷一案也。今更舉其各證如下。青門篋稿與楊靜山表兄第二書云。先人貽薄田八百餘畝。一月間爲某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只白送與人耳。昨陳生來。辱垂論。士君子制行不可好奇。恆產不可無。非老成忠告。某安得聞此言。顧某之爲此。亦自有說。私念先府君孺人舉某極遲。又獨子奇愛之。稍長略讀書識字。亦望稍有樹立。橫遭廢斥。此事便已。竊見兩年來。新法如秋荼凝脂。縣令如乳虎。隸卒如獠犬。書生以逋賦答辱。都成常事。某實不忍以父母遺軀。受縣卒擠

曳入訟庭。俛酷吏裸體受杖。乃憤而出。此爲紓禍計耳。然緣此得家累漸輕。故吾亡恙。嚳有十粟之儲。家無打門之吏。菜羹啜水。讀書自娛。亦未必非息黔補劓之道也。緣長兄愛我之切。敢覲縷奉聞。昨偶見八十歲邨翁。舉俚語一則。元時富人。往往以田爲累。委田契於路。向行人拾取。遽持之大呼曰。田已屬爾。我無與矣。并書上一笑。

據此書。承第一書而來。第一書已在奏銷案發露之後。青門之革學籍。在奏銷案中。前書所謂災劫中人數也。第二書又在其後。知所謂書生以逋賦答辱。都成常事。乃奏銷以後情狀。吳門諸君子被逮。正在暑令。而青門之父海鷗公卒於辛丑十月十八日。見青門自撰先考妣行述中。則青門黜籍時。海鷗公尙在。而書中稱先人貽薄田八百餘畝。一月間。爲某斥賣過半。明係青門遭大故後。乃有此舉。故知當時田賦之禍。固不以奏銷一案止也。哭廟案亦以追比田賦起。則酷吏示威。自庚子年已如此。時新令尙未定。有司用以摧折江南士類者。主旨已定。豈有倖

哉。

陳玉璣撰青門山人傳。未幾江南奏銷案起。絀誤者萬人。而山人亦黜弟子員籍。又云。初山人之被黜也。先人遺田及千畝。一月間忽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鄉里竊笑之。未幾里諸生十餘人。以多田賦逋。伍伯纍纍繫頸去。被箠笞荷校府門。至有畢命者。乃詫曰。邵君其智人耶。據此則尤可證青門賣田。在奏銷後。又其後里諸生以田爲大累。則可知清廷以田賦威江南士人。爲禍正無底止。陳與邵同時同里。所見自必實狀。

青門爲常州武進人。顧其時常州士人之罹奏銷禍者。較他郡爲獨輕。則以常州府教授郭公之惠也。郭公名士璟。卽揚州十五子中郭元鈺之父。張雲章撰郭士璟墓誌。甲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釋褐常州府學教授。又云。太守崔君某清慎愛下。緩於催科。以徵調不副例。當落職。公爲手作示揭四門。以爲民得官如崔公。不可以有二。今且罷去。爾等其何依。今與諸欠者約。設櫃四門。欲留賢使君。則隨其

力各委輸焉。日未暮。投匭者輒足。崔公以此獲久於常數載。又云。十八年。巡撫某。憤其所屬士大夫之逋糧者。彙爲籍疏上之。悉將褫革。名曰奏銷。自摺紳先生。多陷密網。士子有至空庠者。常之士數百人。皆掛籍中。公夜扣府聽事。搥其鼓。請見太守。請按三日不發。旦卽榜示通衢。許以三日內補輸。數百人無不保全者。

據此則郭教授先使常之民有德於太守。洎奏銷案起。又使太守有以報常之人。所云數百人無不保全者。宜有實效。然邵青門卽在褫革之例。固亦未盡保全矣。意邵於三日內不能補輸而及耶。哭廟案中有蘇州府教授程翼蒼。奏銷案中則有常州府教授郭士環。可見當時良心未喪者。多不肯爲縣令。往往自請改教職。以就閒散。其能爲縣令者。則邵青門之所謂乳虎而已。

以催徵鞭扑士子。蓋自辛丑新令以來。官吏無不以奉行爲能事。又不但蘇撫朱國治之轄境已也。張文端英撰黃貞麟墓誌。年二十五。舉孝廉。冠其經。次年成進士。越六年。授鳳陽司理。又云。蒙城懷遠天長盱眙四縣。子矜逋賦者各百餘人。令

咸速之獄。獄隘。諸生無置足地。公聞之。謂令曰。被逮賦者皆未驗其實。忍令殞死於獄乎。悉還其家。及訊。則或舞文吏妄爲註名。或誤報。或續完。悉得原而釋之。又云。公生於庚午年八月一日。享年六十有五。卒於甲戌年十二月四日。然則黃之生也。在明崇禎三年。年二十五爲順治十一年甲午。明年乙未成進士。又六年授鳳陽司理。正辛丑歲。新令初行之年也。

其與哭廟案相連接也。則如顧予咸之不坐哭廟被絞。卒坐奏銷落職。韓莢所作墓表。所云及獄具。擄掠諸生萬狀。必欲引先生不承。乃強入之。十八人者。竟傳會逆案皆斬。坐先生絞。奉旨復官。尋人以奏銷案。竟落職。嗟夫。直道之難明如是云云。蓋其證矣。予咸卽俠君太史嗣立之父字松交。有溫飛卿詩集補注。乃松交父子共成之。

其見任官之降調者。韓莢大學士徐公元文行狀。會江南奏銷案起。奸胥竄公名其中。謫鑾儀衛經歷。公恬然安之。又四年而事白。復官。按張石州編顧亭林年譜。

於康熙元年之末。云是年公肅甥以江南奏銷案罪謫官。變儀衛經歷。自注云。穆據有懷堂集補。檢有懷堂原文。並無康熙元年之說。會江南奏銷案起句之上。則云。辛丑春世祖賓天。公號慟若私喪。公除猶不止。歲以是日齊居。慘戚者終身。云云。今以諸家之文證之。無不稱辛丑奏銷案者。有懷堂集亦明與世祖之喪相接。則石州誤也。

再考徐元文國史本傳。則云。聖祖仁皇帝初御極。元文以名列江南逋賦籍中。降變儀衛經歷。夫不曰康熙改元。而曰仁皇御極。明謂順治十八年聖祖即位之後耳。世祖以正月七日發喪。辛丑一年。幾全爲聖祖即位以後事。石州或因此誤編入康熙元年。要之當石州時。此等鉅案。正舉國所諱言。故亦不易得其詳也。至元文復官。石州亦編入康熙五年。則以韓文所云四年而事白。推定其年。自注亦云。據有懷堂集。可知其非有他出矣。

他如宋肇撰汪鈍翁傳。順治乙未成進士。除戶部主事。遷員外。改刑部。遷郎中。會

江南奏銷案起。例奪二官。謫北城兵馬司指揮。又施閏章撰曹顧庵墓誌。章皇帝升遐。今上登極。遇國恩。追贈其兩世。君益勤厥職。坐族子逋賦累。奪級南歸。此皆見任官之降調者也。

吳偉業亦入奏銷案中。已見前顧湄撰吳梅村先生行狀。未幾。朱太淑人沒。先生哀毀骨立。復以奏銷事。幾至破家。先生怡然安之。按梅村集秦母侯孺人墓誌。侯孺人以庚子八月十六卒。中云。又一年。吾母至於大故。則朱淑人之歿。卽在辛丑。梅村以艱歸。後入奏銷案。當援回籍官革職之例矣。梅村以順治十年被迫就徵。十三年授祭酒。至是落職。實爲至願。蓋從此可以不再就羈矣。梅村終身以再出爲恨。實出至誠。當其就徵之日。卽有弔侯朝宗詩。所云。死生總負侯羸諾。欲滴椒漿淚。滿尊之句。朝宗於前數年。卽以梅村名重。勗以韜晦。壯悔堂有與吳駿公學士書。至是卒爲門戶計。不免一行。其寄周芮公詩。所云。但若盤桓便見收。詔書趨迫敢淹留。可知其係實情。非有文過之意也。

奏銷案中亦闌入一二浙西人。如前所紀曹顧庵。卽嘉善籍。顧庵名爾堪。狀言曹氏自華亭徙嘉善。已歷十世。坐族子逋賦累。必其族子之尙留華亭者。嘉善與華亭接壤。田產或有關連。固亦常事。曹奪級家居後。以僮奴與縣卒角。誤觸尉怒。尉膚慤長吏。語過激。事聞。坐謫。當徙關外。一時朝士親交惜君者。爭助私錢用營建。例得贖無出塞。亦見施氏行狀中。可見當時有司之橫。

彭孫遹亦浙之海鹽人也。然亦入奏銷案。彭固順治十六年進士。奏銷絀誤後。至康熙己未舉鴻博第一。始入翰林。國史不言其絀誤事。三岡識略云。鹽官彭公孫。適負才名。風流儒雅。爲一時之秀。與余結契甚深。亦爲奏銷絀誤。以札寓余。頗極感憤。兼寄一律云。秋林落葉點風埃。寒雨空江日夜哀。難後弟兄多病老。霜前鴻雁尺書來。壯年俱抱懷沙痛。盛世仍虛入洛才。好賦東巡獻行在。聖明早晚祀之萊。後應博學鴻祠。入翰苑云云。彭之絀誤。當亦緣有田土在蘇也。

順康間名人爲奏銷絀誤者。不一而足。有懷堂集翰林院檢討范先生行狀。辛丑

試春官下第。始改今名。尋以奏銷罪誤。凡七年而牽復。接范名必英。己未鴻博入翰林。又外舅西淵李先生玉洲行狀。會江南奏銷案起。而先生遂謝舉子業矣。又云。先生之來京師也。以奏銷案所連及紳士。無慮萬餘人。輒太息曰。吾老矣。豈復欲從諸生後取科名哉。顧如此無辜者何。則走京師將直其冤。會不果。而京士大夫咸樂就先生。

陳侃撰黃祖顥墓誌。西山張公視江南學政。拔項傳第一。手其卷謂諸生曰。此子今歲不發解。吾不相士矣。旣而項傳試鎖院不遇。而適有奏銷之事。先是項傳居太倉。而諸生之籍隸長洲。有富而狡者。借其名以避役。項傳不知也。及歲試。竟以新例見斥。項傳頌於有司。有司漫不省。則走之浙。應童子試。學使者金公賞其文亦實第一。有忌者毆諸塗。項傳匿絮中以免。按西山張公卽張能麟。學使金公卽

金陟三。

國史計東傳。年十五。補諸生。聲譽日起。順治十四年。舉順天鄉試。十八年。以江南

奏銷案被黜。悒鬱十餘年。遂卒。見耆獻類徵。又秦瀛撰錢陸燦傳。年四十餘。始舉順治十四年鄉試。以逋糧案絀。既而復還。授通判職。又耆獻類徵引無錫縣志。秦松齡。字留仙。弱冠中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以逋糧案削籍。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復原官。按松齡之削籍。國史本傳。但稱尋罷歸而已。不載奏銷事。

王士禎撰何訥墓誌。十七年庚子。充武會試同考官。是年大計吏。舉卓異。會江南奏銷事起。公名注籍中。去官。又錢氏家變錄中。孝女揭云。曾則爲奏銷之黜。於分爲曾姪孫。於誼爲授業門人。云云。則錢遵王亦奏銷案中。淡墨錄。宋實穎。順治辛卯。舉順天鄉試。與吳下諸名人。倡慎交社。聲譽籍甚。後以江南奏銷案絀。誤。康熙戊午。復還舉人。己未。以博學鴻詞。召試罷歸。以上諸人。俱就涉獵所已及者。撮舉之。全案一萬三千餘人。其中涉及名人者。當更不少。則此固未足盡之也。

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閩人崔殿生。以明經入對。素志欲謁孔林。及試後南歸。迂道謁曲阜拜陵。聖裔密語殿生云。舊秋八月。陵中哭聲動天地。百里盡聞。三晝夜而止。其吾道將衰乎。比順治辛丑八月。遂起奏銷之禍。罪及孔氏。殆先徵耶。崔至松。與友人林岱生述之。奏銷一案。以諸生抗糧而起。庠序一空。諸紳以此罷斥者亦不少。江蘇因朱撫軍國治之酷。其禍尤甚云。據此則奏銷案並罪及孔子。此尤事之駭人聽聞者。且言江蘇以朱撫而加酷。則各省皆罹此劫。可證方光琛等事之非誣。

常熟丁秉衡荷香館瑣言。引陸文衡齋庵隨筆云。撫公朱。因見協餉不前。創爲紳欠矜欠之法。奏銷十七年分錢糧。但分釐未完。卽掛名冊籍。日以抗糧。司農方擬駁覈。而曹溪相國子姪。亦冊欠有名。亟上認罪一疏。於是概不敢議寬免。照新例革職枷責者。至一萬三千五百十七人。按曹溪相國。謂金文通之後。余嘗見錢圓沙與錢亮功手書。極詆曹溪。有逢惡助虐。爲三吳大罪人之語。蓋卽指其認罪疏。

也。云云。金之後以貳臣而固其寵。當是偵知當時朝旨。認罪以示小心。必謂惡虐由此而始成。猶是讀書人過則歸臣之例耳。

研堂見聞雜記。撫臣朱國治。旣以錢糧興大獄。又殺吳郡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適以丁憂罷。故事。隸旗下者例不丁憂。守喪二十七日。卽出視事。公守喪畢。具疏請進止。朝議許其終制。另推新撫韓公世琦。尙未莅位。朱恐吳人爲變。倉猝離位。輕舟遁去。吳中爲幸。朝議以大臣擅離汛地。擬降五級。而嚴旨切責。革職爲民。後於康熙十一二年。復撫滇中。值吳三桂變。提去關膛鼻示。此一與國史本傳相合。所云殺吳郡諸生一二十人。卽指哭廟案也。

朱方旦案

士大夫談清代軼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詳。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賢徐鴻儒之類。此緣專制時代官文書所束縛。又政教不分。學問中禁闕自由思想。動輒以大逆不道戮人。一經遭戮。傳者遂加甚其詞。印定耳目。無能言其真相。

者矣。清末如四川井研之廖平。經學臣吳郁生奏參。幾罹於法。尙是專制束縛之餘習。迹朱方旦之所犯。並無罪名。當時侍講王鴻緒所參三大罪。一則談傳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階級也。二則信徒之多也。三則發明記憶在腦不在心。以爲立說新異也。由今觀之。前二者皆宗教家面目。而其後一端。所謂新發明之腦力作用。尤爲生理之定義。學界之雅言。若以爲大罪。則今日之書籍。皆當焚禁。學校皆當封毀矣。

清代有宗教之形似。而不從異域之梵釋耶回各教脫胎者。除鄙背秘密各雜派外。其緣飾以儒學。出入於九流者。厥惟程雲莊之大成教。今其流派尙有存者。雖經黃匡殺戮之慘。崇奉之信徒。曾不徑絕。如毛慶蕃其人。固無人不知爲大成教徒者也。朱方旦之教旨。信者多讀書通文義之士。所比擬者。皆孔子程朱老莊之倫。所著中說補。發明腦之功用。當時雖已有利瑪竇等。挈西學東來。然朱方旦不言與耶教有關。且能著書立說。必自有心得。非拾人牙慧。時人之崇拜方旦。詔爲

前知。必自有異術。如西國之所謂預言家。又其書據參案。謂所言皆修養鍊氣之術。則必於生理學別有會悟者。舍是諸端。若妻妾田宅子弟入官。不能指爲罪狀。又可知其無祕密結合妨害治安之處。茲舉官私各紀載之。頗有首尾者。條繫如左。

蔣良驥東華錄。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二月。九卿等議覆翰林院侍講王鴻緒疏。參楚人朱方旦。自號二眉道人。陽託修煉之名。陰挾欺世之術。廣招黨羽。私刻祕書。其書有曰。古號爲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其徒互相標榜。有顧宏齊者。曰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也。陸光旭則曰。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吾師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數。大儒之用小。老莊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術。虛等語。皆刊書流布。蠱惑庸愚。侮慢先聖。乞正典刑。以維世道。經湖廣總督王新命審實具題。朱方旦詭立邪說。妄言休咎。煽惑愚民。誣罔悖逆。應立斬。顧宏齊。陸光旭。翟鳳彩。甘稱弟子。造刻邪書。俱斬監候。從之。

又宗人府題。閒散宗室勒爾錦。贈朱方旦至人里聖人堂匾額。原任巡撫張朝珍。贈聖教帝師匾額。應行文查明。上諭曰。此事毋庸行查。前勒爾錦領兵在荊州時。朕已聞此事。曾諭云。朱方旦係狂妄小人。軍機大事。萬不可聽其蠱惑。又對秦路經武昌。張朝珍語之云。朱方旦果一奇異神人。爾宜相會。由此觀之。所贈匾額是真。尋議勒爾錦現在羈禁。毋庸議。張朝珍已經病故。革所予世襲官。

王先謙東華錄。康熙二十一年二月癸未下。先錄宗人府題一段。詞意相同而略詳。仍錄如下。宗人府題。閒散宗室勒爾錦。贈朱方旦至人里聖人堂匾額。原任湖廣巡撫張朝珍。贈聖教帝師匾額。應行文巡撫王新命。查其果有憑據否。或係朱方旦自行標榜。俟問明具題到日再議。上諭大學士等。此事無庸行查。前勒爾錦領兵在荊州時。朕已聞此等事。曾諭彼時差去之人。朕知朱方旦係狂妄小人。軍機大事。萬不可聽其蠱惑。又對秦遣往軍前。同時路經武昌。原任巡撫張朝珍。向對秦云。朱方旦果一奇異神人。爾宜相會。遂接見以賓禮優待。由此觀之。勒爾錦

等所贈匾額是真。着卽議結。尋議勒爾錦見在羈禁。張朝珍已經病故。俱無庸議。得旨。張朝珍所贖世襲官革去。

是月癸巳以後。始錄九卿等議覆王鴻緒奏。詞頗簡略。再錄如下。九卿詹事科道等議。覆翰林院侍講王鴻緒奏。參楚人朱方旦。詭立邪說。妄言休咎。煽惑愚民。誣罔悖逆。經湖廣巡撫王新命審實具題。朱方旦應立斬。顧宏齊陸光旭翟鳳彩。甘稱弟子。造刻邪書。傳播中外。俱應斬監候。從之。

以上爲官書所載。朱方旦事蹟。定罪在康熙二十一年二月。考者獻類徵所鈔國史王鴻緒傳。鴻緒之參方旦。事在康熙二十年七月。略敘所奏之詞。此亦官書也。彙錄如下。國史王鴻緒傳。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諭獎奉職勤勞諸講官。加鴻緒侍讀學士銜。時湖廣有朱方旦者。自號二眉山人。聚徒橫議。造中說補。謂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又自詡前知。與人決休咎。初爲湖廣巡撫董國興。以左道惑衆。劾奏。逮至京。得旨寬釋。及逆藩吳三桂反。順承郡王勒爾錦統師駐荊州。方旦以

占驗出入軍營。巡撫張朝珍稱爲奇異神人。聖祖密諭勒爾錦。軍機大事。勿爲蠱惑。方旦乃往江南浙江。二十年七月。鴻緒得方旦所刻中質祕書。遂以奏進。指摘其與徒答問語。有誣罔君上。悖逆聖道。搖惑民心。三大罪。言方旦擁妻妾。廣田宅。爲子納官。交結勢要。其所造中說補。不外坐功鍊氣之術。而妖黨互相標榜。謂今之眉山。古之尼山。方旦亦全無畏忌。居之不疑。刊書流播。向在荊州軍前。煽惑兵事。後復徧遊江浙。乘輿張蓋。徒黨如雲。遠近奔走。祈問吉凶。常聚至數千人。輒以小信小惠。勾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臣叨恩侍從。本無言責。因見邪教橫行。不勝憤激。具疏糾劾。得旨。朱方旦以市井匪人。妄言休咎。詭立邪說。招致羽黨。誣罔悖逆。搖惑民心。情罪重大。此疏所劾俱實。著湖廣巡撫嚴拿究擬。在外督撫不先究治。在內言官未曾糾劾。並嚴行申飭。方旦尋論斬伏法。

官書之外。私家著述之可以證明此事者。張伯行誌王鴻緒墓。所載鴻緒參奏。其

詞較國史本傳爲詳。但亦非全文。此與蔣氏東華錄。可以參證。張志與蔣錄。中間亦互有詳略。合而觀之。可見當時周內方且之罪者。不過如此而止。更錄如下。張伯行撰原任戶部尙書華亭王公墓誌。公在詞垣。言規行矩。及侍講幄。益加嚴翼。時有左道肆行。曰朱方且者。中外士大夫。往往爲所煽惑。公本無言責。具疏劾方且三大罪。言方且自號二眉山人。陽託修養鍊氣之名。陰挾欺世惑民之術。盛姬妾。廣田宅。爲子納官。交結勢要。所刻祕書。更有逆天三大罪。方且本被參究問。宥死放歸。告其徒云。聖帝賢王。公卿將相。士庶男女。往往以休咎問余。念在趨避。良心自存。皆有修省之心。不識真修門路。夫皇上九五至尊。而方且敢以臣民下賤之人。一同論列。皇上德可格天。仁能造命。而方且敢捏稱念在趨避。有修省之心。不識真修門路。如此妖言。刊書布傳。大逆不道。此誣罔皇上的大罪一也。自堯舜禹湯以至孔子。皆以一中授受。內則正心修身。外則治國平天下。聖聖相傳。此理不易。今方且妄謂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立論怪僻。違悖聖經。卽伊所造中

說補亦不過坐功鍊氣之術。而妖黨互相標榜。其徒有云。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夫子。又有云。程朱精理而不精數。覺大儒之用小。有云。古之尼山。今之眉山。皆背叛孔孟。尊奉妖邪。方且亦全無畏忌。居之不疑。此悖逆聖道之大罪二也。又身歷各省。煽惑愚民。去冬從湖廣至江浙。乘輿張蓋。徒黨如雲。地方大吏。迎接跪拜。聚衆輒數千人。勾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竊恐其處心積慮。尙有不可測者。此搖惑民心之大罪三也。伏乞大奮乾斷。將方且及伊黨按律嚴處。則於萬世之道統人心幸甚。奉旨。該撫嚴拿究擬具奏。於是方且伏誅。其黨皆坐罪有差。天下稱快。

當時紀載之書。則有董含之三岡識略記此事。董生明末。中順治十八年進士。以奏銷案被斥。是爲目擊其事而敘述之。又附載南懷仁事。南所著窮理學。在方且之後。亦以談記憶在腦而被焚毀。合而觀之。可見方且所謂中道在山根之上。兩眉之間。正是發明腦之功用。非有異說。王鴻緒等旣不足以明此。又於公牘中故

爲離奇。截去首尾。成此可笑之文字耳。西學東漸。於生理則發明思慮在腦。於推步則發明地球繞日而行。今成定論。而當時以爲悖逆。蓋思慮在腦。則道學家之心學爲兩歧。地繞日行。則天圓地方地靜不動之舊說皆廢。故曆法早從西說。且世以西人爲欽天監監。然地動之說。則必以非聖無法絕之。阮文達之疇人傳。猶然。可以見百年以前。中國儒者之心理矣。南懷仁書之見焚。朱方旦身之爲戮。其故一也。錄如下。三岡識略。辛酉年左道伏法條下云。楚人朱方旦。以左道惑衆。自號二眉道人。美田宅。廣僕從。擁妻妾子女。如富家翁。詭言有奇術。妄談休咎。前楚撫參處下獄。倖脫。愈肆行無忌。其黨推爲聖人。復出。督撫藩臬及士大夫無識者。皆投贊執弟子禮。王侍講鴻緒特疏參之曰。妖人朱方旦。陽挾修鍊之名。陰挾欺世之術。廣招黨羽。私刻祕書。其書中有曰。古號爲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其徒互相標榜。有願宏齊者。則曰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也。陸光旭則曰。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數。大儒

之用小。老莊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術虛等語。皆刊書流布。蠱惑庸愚。侮慢先聖。乞正典刑。以維世道。上震怒。方且立斬。翟鳳彩顧宏齋秋後處決。光旭後放歸。陸君登兩榜有名。惟喜術數。故與斯禍。厥後又有欽天監南懷仁者。上所著窮理學一書。其言以靈魂爲性。謂一切知識記憶。不在於心。而在頭腦之內。語既不經。旨極刺謬。命立焚之。

方且於未被戮前。漫游江浙。故江蘇士大夫多言及之。三岡識略所述既如彼。而同時有汪懋麟之辨道論。以力闢方且爲見長。可見方且聲勢之盛。而文人不從其教者。辨駁之不能已也。文作於逮京出獄之時。逮方且得罪之後。自然以辨道論爲有先見。其實亦專制之錮習。視時君之喜怒。爲文字之聲價耳。據徐乾學憺園集所載。更錄如下。憺園集刑部主事季用汪君墓誌銘。君文之最有名於時者。爲辨道論。是時妖人朱方且。被逮至京。旋出獄。妄爲人言禍福。走者如驚。君辨之略曰。國家幸太平無事。得此輩以資談諧。玩弄足矣。今傳者崇奉太過。或謂孔氏

復生。或謂大禹再見。甚謂移檄玉皇。則祈雨立應。不惟上侮聖人。亦且獲罪天地。此亦士大夫之過也。且京師奸邪雜處。易於動搖。萬一朝廷震怒。問以妖言惑衆之罪。吾不知山人安所逃死。文出。吾師孝感熊公掌翰林。聞之。卽往訪其邸。與之定交而返。

以上爲方且同時士夫之議論。所指目者不過如此。歷時稍久。則傳聞失實。語多怪誕。不可究詰矣。今擇錄乾嘉間著述有名。而敘次較詳贍者二則。以見官文書之錮人耳目。而文人之陋。雖名士俱不能免也。其一爲王應奎之柳南隨筆。王書爲乾隆間所成。所紀尙有彷彿近實之語。其二爲錢泳之履園叢話。錢書爲嘉慶間所著。則更謬悠矣。

柳南隨筆。漢陽人朱方且。號爾枚。其妻本狐也。衣襦履襪之屬。皆以紅爲之。方且挾術游公卿間。多奇中。皆其婦出神告之。徐先生水南淑云。方且以符水濟人。人趨之者日以千計。湖撫董國興。恐其爲變。執而下之獄。遞解至京師。臨發。送者尙

數百人。方且揮使去曰：無害。此行主得財也。時刑部議以妖術惑衆，法當斬。出就西市矣。而太皇赦忽至，遂不死。尋召入，言事皆奇驗。上命館於內城，侍衛羅列，賜資頗煩。諸王公貴戚日候於門，問禍福。其應如響。方且苦於酬接，力請乞歸。上許焉。歸舟所載不貲，悉用以營祠宇。不以自潤。董既欲殺方，且不克。且聞上寵待諸貴隆禮，心疑方且傾之。日夜憂懼成疾，屢疏乞休，遂罷歸旗。癸丑，滇南亂作，上恐方且爲滇所致，再驛召之。方且至，頓首言：此方數百萬人民之劫，致朝廷宵旰，然無能爲也。二三春秋，當有定奪。山人受恩本朝，決不敢負。上益禮之。時董已在京。方且執禮往叩，董愧謝不遑。方且曰：公爲國大臣，誼當持正。某豈敢怨。聞公抱恙，敬來相療，勿疑也。董大喜，因命取無根水一杯，以朱筆畫符水面，而朱不散。董服之，卽愈。且曰：公運當稍滯，三年後必復起用。後果如其言。又裕親王妃產三日不下。王憂懼，延方且治之。方且攜王手入別殿靜坐，有頃，王心恐甚，數欲起。方且曰：無庸。少間當有物來助也。逾時，內侍來報，有白鶴翔於正殿。方且曰：未也。再覘之。

又逾時報云。多至數十矣。方旦曰。更覘之。少頃。又報云。多至百餘矣。方旦乃起。賀王曰。此卽向所云來助者。王入內而妃已媿矣。其神異如此。一時禮之爲師者。自王而下。朝貴至數十人。方旦羽翼旣衆。潛謀奪龍虎山張真人所居。一旦。張之祖道陵。降神於其徒曰。妖狐謀不利于我。已殛之矣。朱婦果震死。自其婦死。朱憐無所知。有司捕下獄。尋棄市。

履園叢話。湖廣人朱方旦。鰥居好道。偶於收舊店。買得銅佛一尊。衣冠如內官狀。朱虔奉之。朝夕禮拜者三年。忽有一道人化緣。其形宛如佛像。朱心異之。延之坐。因問此佛何名。道人曰。此斗姥宮尊者。談論投機。道人問朱曾娶否。曰未也。道人曰。某有女年已及笄。願與君結絲蘿可乎。朱大喜。請同行。俄至一處。門庭清雅。竹石瀟灑。迥非凡境。少頃。有女出見。芳姿豔雅。奕奕動人。道人曰。老夫將倚以終身。君無辭焉。朱曰諾。遂消吉合香。伉儷情篤。日用薪水。不求而自不乏。居無何。女曰。此間荒野。不足棲遲。聞京師爲天下大都會。與君居之。始可稍伸驥足。道人力阻。

不從。嘆曰。此數也。遂別而行。朱與女既入都。賃居大廈。廣收生徒。傳法修道。出其門者以千百計。時京師久旱。天師祈雨。無有效也。女愆朱出。教以法咒。暗中助力。朱甫登壇。而黑雲起於東南。須臾甘霖大沛。有司上聞。聖祖因召見。賞賜甚厚。儼然與天師抗衡。天師不得已。心妬之。乃佯與之親昵。以探其爲何如人。而女不知也。如是者一年。女忽謂朱曰。妾有一衣。懇天師用印。諒無不允。朱如命。遂求之。天師心疑。與法官商。此衣必有他故。不可驟印。姑以火炙之。竟化一狐皮。女已早知。遂向朱大哭曰。妾與君緣盡矣。妾非人。乃狐也。將衣求印。原冀升天。距意被其一火。原形已露。骨肉僅存。死期將至。卽君亦禍不旋踵矣。彼此大慟。遂不見。其日天師已奏進。下旨將朱方旦正法。先是雲間王侍御鴻緒。劾朱妖言惑衆。至是上嘉之。擢官至大司寇。

王錢二家紀載。王稍有事實可據。而其荒誕處。皆爲錢之所本。方旦與張天師有無轆轤。今姑不問。要其被捕。實在本籍。不在京師。自董國興究辦解京。釋出後卽

在楚省原籍。入順承郡王勒爾錦軍中。至勒爾錦得罪。乃遊江浙。旋由原籍地方大吏逮捕。歷考官文書可見。此足證王錢之說之不合。今再以勒爾錦之蹤跡證明之。自康熙十三年至十九年。未嘗離荊州。方且之名動王公要人。皆在此時。非於輦轂之下。有所轟動也。勒爾錦蹤跡。在耆獻類徵所鈔國史宗室傳。勒爾錦係多羅順承郡王勒克德渾第四子。襲順承郡王。清太祖之玄孫也。順治九年八月。襲。康熙十一年八月。掌宗人府事。十二年十二月。逆藩吳三桂反。命爲寧南靖寇大將軍。由湖南進征。十三年三月。駐荊州。十五年三月。統兵自荊州渡江。擊賊大平街。失利。退荊州。具疏請罪。上復切責之。十九年二月。命進取重慶。尋奏留將軍噶爾漢之兵於荊州防禦。七月。王率兵赴重慶。中途返。具疏自劾。請解大將軍任。往沅州效力。上責令率所屬官兵還京。十一月。議以老師糜餉。坐失事機。削爵。是年十二月。以勒爾錦第三子勒爾貝。襲順承郡王。

王鴻緒參奏。在當時或博持正衛道之名。其實鴻緒爲僉邪。後世自有定論。不但

當其生時經郭琇嚴劾。有罪名可指也。禮親王昭槿嘯亭雜錄。稱鴻緒黨附皇八子廉親王允禩。魏源明史稿書後。指其污讎建文。誇張靖難。意在鼓吹廉親王之擁兵奪嫡。凡此皆可見鴻緒之爲人矣。夫奪嫡。爲清室一大案。理密親王之是否。狂惑。世宗之應否。正位。頗有疑詞。允禩謀奪理密親王之嫡。結爲黨羽以傾之。其後乃予世宗以漁翁之利。鴻緒等身與允禩之謀。處人骨肉。不以其正。決非端士。乃以修史重任。出私意以亂是非。致使前朝事實。不爲信史。讀書論世之士。視此等舞文作姦。其罪更浮於一時之結黨矣。允禩後由世宗改名阿其那。疾之如此其甚。而於鴻緒不過不甚禮之。身後特命勿予諡典而已。初未嘗一網打入黨案之內。蓋鴻緒以富貴爲本懷。見允禩無成。卽傾心於世宗。且歿於雍正元年八月。後來黨禍。已非鴻緒所能預。而其前此之傾覆儲宮。於世宗不無毆除之益。故得免追論於雍正之朝乎。此事當別紀專篇。

劉健庭聞錄。十二月初一日。康熙十二年三桂東行。是日營歸化寺。初五日。貴陽

兵譁。總督甘公文焜。自度不支。謀東扼鎮遠。知府張惟堅。副將江義。先已受逆命。阻公毋東。兩人猶豫不決。有守備某。以考試懷恨。力勸從賊。且自請阻公。公之未顯也。曾問終身於朱山人。山人曰。一路功名到吉祥。公被阻。遂巡度橋。見吉祥寺。愕然曰。前定矣。遂自縊。子筆帖式雅圖華善從。此朱山人卽方旦。國史甘文焜傳。亦言文焜至吉祥寺。江義以兵環之。文焜歎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事至此無能爲矣。整衣冠望闕再拜。遂自刎死。與庭聞錄合。惟子名國城。筆帖式名和善雅圖。所殺較明晰。又據陶貞一撰甘文焜傳。從死之筆帖式爲二人。則一名華善。卽和善。一名雅圖也。又據張漢撰甘公祠記云。先是公問卜。繇曰。一路功名到吉祥。公喜無虞也。至鎮遠。裨將江義夙怨公。執公不得脫。公知勢不可爲。北面稽首拜曰。人臣死封疆。義也。乃自殺。及其幼子。是爲吉祥寺。始信吉祥之下。凶讖也。然則甘文焜吉祥寺之預言。傳者甚衆而確。劉健則指爲朱山人所言。亦方旦一軼事矣。

榕村語錄二十道釋。朱方旦初至京。傾動一時。猗氏衛先生在朝班。極詆之。適

史子修聯坐。色殊不懌。猗氏竝責之。子修曰。我非孟浪信從其教者。彼實能起死人而生之。雖欲不信從得乎。猗氏詢其詳。子修曰。吾妻病已三年。委牀待斃。聞朱至往叩之。朱曰。俟吾察其命盡與否。君姑還。余卽至。某問先生能遽來耶。朱曰。不須余來。病者自知。是夜妻竟安臥。又聞室中有異香。至雞鳴時。妻欠伸而覺。汗透矣。索衣易之。勸其少間。妻曰。我愈矣。適夢至一公廡。有大官命吏檢簿。須臾吏白曰。史鶴齡妻壽限未盡。但災厄甚重。忽聞屏後有人曰。旣壽限未盡。令其夫婦皈依道教。以禳解其災可乎。大官起立拱諾曰。受朱先生教。因命余歸。遂蹶然而起。猗氏聞言悚然。遂與子修俱詣朱。朱曰。余閉目見諸賢聖。開目見天。注想旣久。自然與天及賢聖同歸。公輩讀書而不知其何義。願謁天之明命。非此之謂耶。猗氏遂亦大服。嘗邀某同往修謁。某先索方且所著書觀之。得其中說質言二種。書中別字無數。想來天上無不識字的神仙。遂堅辭不往。後方且被罪。行刑於湖廣市曹。監斬者卽其弟子王新命也。將斬前一日。尙

慰其弟子曰。無怖。明日午時。當有赦至。其怪誕至此。問當史家求禱時。何以能然。曰。妖術本不足論。但以吾道推之。何妨如是。當其清修苦行。或者鬼神亦甘爲所驅使。逮至奉儻王侯。驕淫過度。則鬼神棄之矣。至所云注想。亦有可取。我輩平生。何嘗注想一件事。都是悠悠忽忽。老死而已。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有能晝夜不忘。念念不舍者。吾未之見也。猗氏衛旣齊。字伯嚴。安溪庚戌會試中式房師。康熙三年甲辰進士。官至貴州巡撫。此一條。乙亥再版時補記。

科場案

專制國之用人。銓選與科舉等耳。古用鄉舉里選之法。最近文明。後漸成器械之事。凡汲引人材。從古無有以刀踞斧鉞。隨其後者。銓政縱極清平。能免賄賂。不能免人情。科舉亦然。士子之行卷。公卿之游揚。恆爲躡取科第之先導。不足諱也。前明如程敏政唐寅之事。沈同和趙鳴陽之事。關節槍替。經人舉發。無過蹉跌而止。至清代乃興科場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弟兄叔姪。連坐而同科。罪有甚於大逆。無

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縛而馳驟之。蓋始於丁酉之鄉闈矣。

明一代迷信入股。迷信科舉。至亡國時爲極盛。餘毒所蘊。假清代而盡洩之。蓋滿人旁觀極清。籠絡中國之秀民。莫妙於中其所迷信。始入關則連歲開科。以慰踴躍者之心。繼而嚴刑峻法。俾枝求之士稱快。丁酉之獄。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誅戮及遣戍者無數。其時發難者漢人。受禍者亦漢人。漢人陷溺於科舉。至深且酷。不惜假滿人屠戮同胞。以洩多數僥倖未遂之人。年年被擯之憤。此所謂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

丁酉獄蔓延幾及全國。以順天江南兩省爲鉅。次則河南。又次則山東山西。共五闈。明時江南與順天俱有國子監。俱爲全國士子之所萃。非一省之關係而已也。清兵下江南。雖已改應天府爲江寧。廢去南雍。然士子耳目。尙以順天江南爲觀瞻所係。是年科場大獄。卽以此兩闈爲最慘。同時並舉。以聳動迷信科舉之漢兒。用意至爲明顯。今分闈敘述。首順天。次江南。又次河南。而以山東山西。附見於河

南之下。蓋三省之獄。皆以磨勘爲起因也。

一順天闈

東華錄。順治十四年十月甲午。先是給事中任克溥。參奏北闈榜放後。聞中式舉人陸其賢。用銀三千兩。同科臣陸貽吉。送攷試官李振鄴。張我樸。賄買得中。北闈之弊。不止一事。乞皇上集羣臣會訊。事下吏部都察院嚴訊。得實奏聞。得旨貪贓壞法。屢有嚴諭禁飭。科場爲取士大典。關係最重。况輦轂重地。繫各省觀瞻。豈可恣意貪黷行私。所審受賄用賄。過付種種情實。目無三尺。若不重加懲處。何以警戒來茲。李振鄴。張我樸。蔡元禧。陸貽吉。項紹芳。舉人田耜。卹作霖。俱着立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尙陽堡。主考官曹本榮。宋之繩。著議處具奏。

十一月己酉。諭禮部。國家登進才良。特設科目。關繫甚重。况京闈乃天下觀瞻。必典試各官。皆矢公矢慎。嚴杜弊竇。遴拔真才。始不辱求賢大典。今年順天鄉試。發榜之後。物議沸騰。同考官李振鄴等。中式舉人田耜等。賄賂關節。已經審實正法。

其餘中式各卷。豈皆文理平通。盡無情弊。爾部即將今年順天鄉試中式舉人。速傳來京。候朕親行覆試。不許遲延規避。

十五年正月甲寅。上親覆試丁酉科順天舉人。諭曰。頃因考試不公。特親加覆閱。爾等皆朕赤子。其安心毋畏。各抒實學。朕非好爲此舉。實欲拔取真才。不獲已爾。衆皆頓首稱萬歲。

諭禮部。朝廷選舉人才。科目最重。必主考同考官。皆正直無私。而後真才始得。昨因鄉試賄賂公行。情罪重大。已將李振鄴田耜等特置重辟。家產籍沒。今會試大典。尤當慎重。考試官同考官及天下舉人。若不洗滌肺腸。痛絕情弊。不重名器。不惜身命。仍敢交通屬託。賄買關節等弊。或被發覺。或因科道指參。即將作弊人等。俱照李振鄴田耜等重行治罪。決不姑貸。爾部卽刊刻榜文。徧行嚴飭。使知朕取士釐奸至意。二月庚辰。諭禮部。前因丁酉科順天中式舉人。多有賄買情弊。是以朕親加覆試。今取得米漢雯等一百八十二名。仍准會試。蘇洪濬。張元生。時汝身。

霍於京。尤可嘉。陳守文。張國器。周根部等八名。文理不通。俱著革去舉人。

四月辛卯。諭刑部等衙門。開科取士。原爲遴選眞才。以備任使。關繫最重。豈容作弊壞法。王樹德等。交通李振鄴等。賄買關節。紊亂科場。大干法紀。命法司詳加審擬。據奏王樹德。陸慶曾。潘隱如。唐彥曦。沈始然。孫暘。張天植。張恂。俱應立斬。家業籍沒。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尙陽堡。孫伯齡。郁之章。李貴。陳經在。邱衡。趙瑞南。唐元迪。潘時升。盛樹鴻。徐文龍。查學時。俱應立斬。家產籍沒。張旻。孫蘭茁。郁喬。李蘇霖。張繡虎。俱應立絞。余贊。周應。絞監候。秋後處決等語。朕因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冤枉。特命提來。親行面訊。王樹德等。俱供作弊情實。本當依擬正法。但多犯一時。處死。於心不忍。俱從寬免死。各責四十板。流徙尙陽堡。餘依議。董篤行等。本當重處。朕面訊時。皆自認委係溺職。姑從寬免罪。仍復原官。曹本榮等。亦着免議。自今以後。凡考官士子。須當恪遵功令。痛改積習。持廉秉公。不得以此案偶蒙寬典。遂視爲常例。妄存倖免之心。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

大學士王永吉以其姪樹德私通科場關節。自請處分。得旨王永吉乃朕破格擢用。受恩深厚。未見克盡職業。實心爲國。負朕簡任之恩。王樹德係其親姪。豈不知情。著降五級調用。

六月辛未。一甲一名進士孫承恩。坐胞弟暘科場事。應連坐流徙。上特宥之。

以上爲官書所載丁酉北闈事。

痛史丁酉北闈大獄紀略。(一)大獄記略序。(二)題丁酉大獄記。(三)記略本文。備錄之如下。

(一)大獄記略序。西之初冬抵燕。正值索癘場屋鼎沸燎原之際。據所見聞。援筆記略。瑣屑粗俚。大似小說演義。然事真情確。不以愛憎喜怒。毀譽一人。增減一事。文飾一語。低昂一字。或曰。雖然信史。後有裨官野乘。編載順治丁酉科闈事。亦可取爲藍本。然作者婆心。豈徒然乎。豈徒然乎。彼蓋感慨係之。垂鑒切矣。於其中可以觀世風之升降焉。可以觀制科之得失焉。可以觀一時之功令焉。可以觀大臣

之致君焉。可以觀言路之建白焉。可以觀鞫訊之枉信焉。可以觀黨部之輕重焉。可以觀刑誅之嚴厲焉。不但已也。可以觀禍福之倚伏焉。可以觀宦途危機焉。可以觀女子小人爲難養焉。可以觀輕狂傲笑爲身災焉。可以觀躍冶速化。萬有餘喪焉。可以觀帷薄不修。非止蒙誚焉。可以觀比匪之害必大焉。可以觀害人適以自害焉。閱此者論世知人。反觀體驗。雖作緯治編。經濟錄讀可也。作醒世驚世書。太上感應篇看。亦無不可也。予豈敢無端饒舌。資遐陬遠澁。輾轉傳聞乎。

(二) 題丁酉大獄記。語曰。極則必反。又曰。勢重難反。未反之際。雖世運所係。實主權也。是故治用輕典。亂用重典。人皆知之。非英爽之主不能斷。今天子赫怒。輕重差罪。且勒爲令。永無赦。彼以賄敗者原以賄進。父兄子弟之所勗。妻兒朋僕之所咻。情極勢復。法行而報顯矣。獨其品之穢污。事之鄙劣。遠媿黨部清流有光斧鉞耳。雖然。敗者不敢寃。而賄者猶有倖。似乎明主之權未尊。而此輩之受禍。猶爲未慘也。國興應運。風行雷厲。可謂隆矣。乃習未丕變。猶俟用亂國法。作者讀者。其能

無憂患乎。順治十七年歲在庚子。二月三日。信天翁書。

(二) 丁酉北闈大獄記略。

歲丁酉。大比貢士於鄉。舊典也。權要賄賂。相習成風。曳白濫觴。寒酸浩歎。久矣。天子雅知流弊。先期嚴敕。著之令典。曰考官閱卷有弊者。殺無赦。秋孟。學使者遴八府之秀。計有四千員名。而合天下之拔貢。歲貢。官生。民監。又一千七百餘人。中式額名。止限二百零六人。而鄉士與貢士。各居其半。平情論之。鄉士之進取爲難。貢士之命中較易。乃貢士爲四海九州拔尤而進之首善。以觀光者。故非父兄爲高官。則家內稱殷實。非遊縉紳以博名稱。則挾詩文。結壇社。以相恐嚇。屯聚羣囂。人自以爲探囊高魁。唾手折桂。蓋關節路徑。盡人而然。恬不爲怪。

賓興屆期。天子遣翰林侍讀曹本榮。侍講宋之繩。主場屋事。而又選各衙門有才名散官。分校五經房。如大理左右評事李振鄴。張我樸。國子博士蔡元曦。行人司行人郭濬等。共十有四人。乃鄴等雖名進士。然皆少年輕狂。浮薄寡慮。其間雖未

必盡貪財納賄。而欲納結權貴。以期速化。攬收名下以樹私人。其用心則同也。然徑竇囑託甚多。而額數有限。閩中推敵。比之閱文以定高下者。其心更苦。爵高者必錄。爵高而黨羽少者。乙之。財豐者必錄。財豐而名不素布者。又將乙之。諸如此類。難以枚舉。而鄴尤爲孟浪。其在外所通關節者。二十有五人。在內一時難以尋獲。親隨有奚童名靈秀。頗黠慧。遂手畫藍筆一紙。託秀尋對。一一具見。止中五名。外二十人不中。事已。宜索以冥迹。而鄴竟置之若忘也。乃秀以此紙示同伴馮元。元固鄴素遇之寡恩者。遂攫去。藏於僕。思以箝其主。尙未發。至榜下。人情大譁。彼時諸分考。尙能謹言引罪。猶或可止。而樸等輒向人曰。某某。我之力也。某某本不通。我以情故。得副車也。某某我極力欲中。無如某老中隔何也。歷指數十百人。無少顧忌。而怨恨者愈甚。

苕溪貢生張漢。素黠。以別有隱恨。翦髮刻揭。投送科道衙門四紙。嘉善蔣文阜亦寫揭。匿名徧傳。又有杭州貢生張繡虎原係光棍。拐妓逋寓京師。慣爲拿訛繁。

詐之梟。從中鼓煽恐嚇。藉張蔣二人爲餌。詐得張李二房考銀一千二百兩。吏科陸貽吉與聞。而實未嘗爲過付。乃蔣揭載其名。吉知而大怒。蔣隨削去陸名。而陸心不自安。對刑垣任克溥曰。今歲科場濫觴。蔣張揭其弊。不料涉吾名。吾將自疏檢舉。然雖對同官言。而又中止。詎知溥受山左諸大老意旨。久銜攷官。又爲孫伯齡所咻。不無垂涎於分考。分考不應。早已欲甘心諸人。奈南黨諸老。各遂所私者。極力禁散。故溥尙爾觀望。

會上幸南海子。面召諸漢大臣及科道官。嚴諭以盡職掌無徇庇等語。溥遂以爲天假我以見風力之會。不可失。隨於十月十六日。具疏彈劾科場大弊。據張刻揭蔣寫揭爲憑。以陸貽吉爲證。以張李蔡爲臬首。以田賀二生爲顯跡。奏上。上大怒。卽傳旨拿本內有名人犯。至吏部會審。

維時滿人尙未洞然關節爲何等也。王太宰掀髯抵掌。詮註解釋。圖海科爾坤始心恨南蠻子之狡。引問時。鄴賊證有據。張蔡形迹無憑。乃鄴轉攀張蔡。自相攻擊。

堂上援筆定案曰。張我樸。蔡元曦。雖堅不承認。但李振鄴執稱不已。賄弊是實。耐王太宰欲邀權於滿大人。特召逆僕馮元至膝前。溫言色餌之。元遂出樸中所藏親筆。按卷而對。自是瓜蔓相尋。一網打盡。

當是時太宰方詫爲得情。不意二十五關節中。首爲陸慶曾。係二十年名宿。且曾藥愈振鄴。借中式以酬醫。而非入賄者。亦卽逮入。不少恕。第二名卽太宰嫡姪王樹德。太宰於是色如死灰。向滿人告明迴避。上疏自劾。得旨云。王樹德審明處分。不必先期陳乞。太宰慄慄靜聽。此十月二十五也。

越明日而吏部獄詞上。奉旨依議卽決。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尙陽堡。家產沒入。二十七日而張李蔡及新舉人田紹賀。鳴郊駢首菜市矣。陸貽吉不先檢舉。亦坐知情過付同僂矣。

諸人正典之次日。該部卽檄各省。逮繫各家老幼。抄籍各家資產。隨又提拿各犯。緹騎四出。於是而張次先父子。孫伯齡父子。郁光伯父子。學士諸震。張漢之。兄中

書舍人張嘉。又中書張恂。光祿李倩。次第就逮。嗣又遣校拿常熟趙某。湖州沈某。二人。閱某二人。皆有關節而不中者。嗣又聞馮元口供。有八公子。於是而大老有子獲雋者。人凜凜焉。

初我樸恃諸大臣營救。故忍死不肯攻許諸大臣。迨臨刑。始頓足大呼。如丁汝變罵介溪故事。旋被批頰勒啣。恨恨而死。

總之滿漢水火。而漢之無恥者。又欲借滿以傾漢。傾漢以結滿。借馮元之口舌爲刀俎。馮元亦不惜以一己性命。快宿昔之睚眦。至若暗揭之蔣文卓。明揭之張漢。挾詐之張綉虎。同時在繫。或云終當分別定罪也。諸人死後。在籍家口未到。在寓家伙沒去。盈車累軸。驚喜過望。奴僕多人。將分給各旗。拘集部解。只存四命婦。初喚入戶部圈中。尙有被襖可攜。聲問可通。至十一月初四。忽又喚入刑部。有八人押去。弓鞋不能疾驅。旋爲八人辱罵鞭策。是晚嚴寒。人人歎息。值聖駕於是日幸南海子。至初五日午刻。忽傳刑部會同司官召該坊官。領此四人。復歸振鄴舊寓。

著二老嫗看守。官給煤米。訛傳上以初三日地震。將行寬滅。此不經之說也。閱二十餘日。盛京有人至京。探得諸奴僕法當分給。內有親戚肯贖。可規厚利。否則撮販西虜。亦無失計。遂納價於部。爲居奇焉。

十二月初四日。繫累男女共一百八名。出關而去。內有三十人。不與同局而同沒焉。

又數日聞王樹德斃於獄。蓋太宰陰戕之以滅口也。不仁哉。殺所愛子弟以殉之。弄巧成拙。一至是乎。

二

先是李振鄴與張漢交密。漢以資斧蕭條。依傍於鄴寓。又以鄴必分校秋闈。呈身援附。可爲倖售地。鄴亦以漢足跡頗廣。可藉以招搖善主。二人各各懷私。而遂爲忘形交。會鄴於京邸娶一妾。居久之。忽聞家中夫人將至。鄴有河東之懼。遂思出此妾。而未得其人。一日偶與漢閒。謔問。遽曰。汝客邸無聊。曷不覓一妹以自遣。漢

以無資對。鄴曰。我家眷將來京。有一妾可以相贈。房帳什物。照前一切相需。漢喜極拜謝。遂以妾與之。

豈知夕則張氏新姬。晝爲李氏外室。一日淫媾間。妾乃抱怨於鄴曰。主卽憐我。當擇一富家兒郎。了我終身。今隨此酸鬼。不幾忍凍餓以卒歲耶。鄴應曰。無妨。吾籌之熟矣。必令汝穩坐煖坑。煤炭饌饌。畢歲無缺也。吾卽日入棘闈。汝可隱隱對新郎說。教他尋覓好主。每主六千。使用加二。我得正數。汝家得使用。倘能覓三人。不幾三千餘金可坐致乎。如是汝尙何憂貧也。妾喜而告之。漢聞而轉計曰。與其爲人謀。何如自爲謀。何不卽將關節與我。我止奉半價相償。而叨惠其半。若然。汝且爲夫人矣。又何三千金是羨乎。汝當以此計進。想必不汝吝也。妾伺鄴來以告。鄴未卽許。妾撒嬌癡。乃許之。遂出枕中祕以相授受。門生座主。內外通家。雖昆季之好。無以易也。

漢於是時興豪致逸。日馳逐於華胄富豪之傍。冀招攬牽頭。以爲名利雙收之局。

乃輿論場屋者。羣曰今年北闈難矣。卽李振鄴一人。不知賣出幾多人矣。尙何公道可問乎。漢聞卽歸。憂形於色。其妾叩之。告其故曰。吾始以所授者不數數。則獲售可必。今人言藉藉若此。吾料價昂者升。色淡者退。果能息壤在彼乎。妾又以漢言告鄴。鄴不審人之爲言。誤以漢對人議己也。大怒曰。吾以腹心待汝。汝何在外毀敗吾事。遂索馬馳尋張漢。漢正與諸紈袴子弟。會聚於佑聖觀坐間。方爾侈言。李與我聲氣最密。欲以賈重於京華。言未畢而鄴至。亟起恭迎。連遭批頰。叱名醜詆。坐客駭愕。力解而散。漢乃羞赧欲死。促步歸。亦將鄴痛罵以答之。聊以解嘲於衆。猶冀有內寵而終或邀照拂也。孰知鄴已無曩日情懷矣。

忽忽數日。奉命入簾。內中雖曰糊名易書。而皿字號千餘卷。無不舉目瞭然。張漢愚猶將心傳填入篇內。鄴得而大行塗抹之。上昇之丹。竟爲點額之的矣。然漢無從知也。奈伊時諸分考。房房各有私人。打團交互。尋剔翻索。譁然大亂。而張李二人。又恃年少聰明。輒笑諸同房。同房將欲呈卷。必要奪而詢其竇。以侵奪其柄。同

事者共不平此二人。

有行人郭濬。年邁而廢。二人不以人理待之。適郭得札人蔣廷彥。將首薦於堂。張攫住而勒問曰。此卷吾已得其人矣。汝明對吾說。其價幾何。居間何人也。蓋實未知其名。而故詐之耳。郭無奈。給之曰。是太倉蔣姓者。張遽悟曰。勿欺吾。吾知此嘉善蔣文卓也。是人大不通。何可中。中之必遭物議。郭遂逡巡而不敢薦。然張止與文卓素隙。第知文卓來京二年。爲倖捷計。思有以傾之。實未知爲廷彥卷。卽濬亦但知爲善邑蔣。而不知文卓之非廷彥也。後畢出闈。張李市恩卸怨。侈肆旣無擇言。郭以其打破好事。啣切骨恨。急對廷彥曰。兄卷已中。張故不許。卽張漢卷亦已中。李故檢而毀去也。於是二蔣共謀。一寫一刻。而匿名揭行。張漢剪辮佯狂。而出名揭布。張繡虎乘機恐嚇。而買求贓入。自是形迹大露。莫可掩護。職是故也。

七人旣罹法。而是案直窮到底。方輿未艾。推鞠文卓。文卓云。得之郭濬。濬素未識文卓。憤然曰。光棍素昧平生。又鞠文卓。文卓曰。吾兄廷彥。卷落濬房。濬對吾兄言

甚詳。故與聞之。於是並逮廷彥。時廷彥已知掣肘。兼程遁。方抵家。而緹校在門矣。卽械而北。至三月二十五日投下到獄。乃潛先於十二月中已憤恨死刑部司房矣。雖其自取。亦文卓累之也。

案內有沈旋。向爲名下。館於大司寇白陽城家。歲得百金。總寄與茶行陳顯之。取什三之息。亦掬得捷徑。急欲得白物以押信。不意陳氏用去。未有以應。沈心急氣。莽破面而詬。傍觀者卽疑及之。適善邑有于子文。販茶而亦主於陳。雅欲結士大夫。見居停束手。慨與解圍。出資應陳。轉與沈持去。果得雋。卽策蹇干謁於山西熟識。而緹檄已行原籍矣。沈在山右聞知。卽自擬詔獄。而陳以知情。於以被執。並拷掠長繫焉。

又有李燧升者。候選漳州司理。亦與同人說合。剖分謝儀五十兩。升已領憑赴任。行至蘇州。未見邸抄。方有干於權關。而權關門已知之。遂擒解赴部。其餘株及者。更僕未能數也。至十二月。朝署半空。囹圄幾滿。鎮撫司前。開張茶酒館。飯食鋪。鬧

盛過於前門。各獲大利。當是時。一日數驚。且暮鬼扑。幸滿朝爲皇子出家於閔忠寺以祈壽。又爲太后患疹以祈安。屢屢齋戒。一切獄詞。延緩不奏。該部請先行覆試。時諸新舉人多半歸里。祠部文移嚴厲。該府縣拘繫鎖項。押送起解。如同隸囚。無不震恐兼程。會朝廷避痘南院。覆試未有期。諸舉人僦寓家家畏同疫鬼。未去者驅出恐後。復至者閉戶不納。流離凍餒。與諸保解雜役。偃息於破寺廢觀。頽垣倒屋之間。爨烟如燐。面灰如死。猶執卷咿唔。恐以曳白膏斧鑕。情形至此。亦可笑可憐極矣。士風士氣。蕩埽無遺。國家體統。不無殘損。

當是時人人自謂天威嚴重。此二百人者。不知幾許登鬼錄。幾許禦魑魅。幾許錮終身。得返初服者幸矣。安望同上春官哉。不期日轉天旋。雷霆頓響。於正月十五日。集諸士覆試於太和門。每人以滿兵一人夾之。仍諭之盡心構藝。不必畏懼。供給茶烟。未嘗缺乏。卽所監押。亦盡小心執禮。安慰致囑。絕非外間凌侮之輩。題目乃上所親定。閱卷某某等。上所粹點。甫二日而榜出。止革去白丁霍某某等八人。

餘皆准會試。諸士慶幸更生。且爲天子門生。權呼忭舞。烹甘擊鮮。京師肴酒。爲之湧貴。持刺交賀。車擊軫摩焉。

方事在蝸蟻。乘風襲唾。彈劾科場者大起。陰應節參南闈。而主考分考十八人逮。蔣胤修參河南陝西。而主考逮。山東磨勘一字訛。而疏逮房官。俱非北闈事。不載入。若言路諸公。素稱表表者。以諸臣章滿公車。無庸置喙。且見法外施刑。得禍甚慘。不忍以他人數十家性命。博一己之能稱。况首發大弊。原在刑科。同官有諤諤矣。隨聽喋喋。亦孔之醜也。乃朝廷以職掌不言。烏用是言官爲。忽於正月二十九日。將禮垣董篤行。散員魚飛漢。下詔獄。柯籛已於八月中。選吏垣矣。而亦被逮。金紫汾新入禮垣。得倖脫。乃自陳候旨。監場御史亦與焉。廷尉分別擬處。上請。疏輒留中。相傳待大案。爰書既定。一併敕下。旋以皇子出殯。營造山陵。齋戒不視事。至四月中。尙未有處分也。至若曹宋二學士。亦經論列。上以日夕陪侍。特恩姑免之。

三

是獄遷延半載。皋陶曰殺之三。堯未卽曰宥之三也。上意未測。爰書莫定。人人必死。戶戶無生。供給官旗。浩繁空匱。刺探伺候。力疲精衰。於是在內之病者死者時相聞。亦有託爲詩歌。若鳥死哀鳴。以冀動人聽。在寓之奔者躲者日相聞。亦有製詩寫怨。先期縊殉。以明不相負。甚有親子讀書懷古。矯矯口談節俠。見其父無生理。索性無賴。賭錢宿娼。與諸臧獲酣適。囊空竟自南去不顧者。又有心計歷練之人。見張李迅不及藏。家計洗罄也。夜輦輜重而深藏之。留粗重。匿細軟。竟似家徒壁立。日討冊籍而分別之。花實產。沒寄戶。每每害延親朋。

至四月二十二日忽接上傳。拿取各犯御前親錄。故事朝廷若有斬決。鎮撫司開南角門。刑部備綁索。嚼子。點劊子。工部肅街道。是日早聞備綁索四十副。口劊四十枚。劊子手四十名。厲行切刀數口。簇擁各犯入太和門。當是時。上御殿引問。鬼怕惕息。便溺皆青。獨張天植自陳孤蹤殊遇。臣男已蒙廕。富貴自有。不必中式。况又能文。可以面試等語。特蒙賜夾。校尉蝦等欲夾雙足。上豎一指。遂止夾一足。堅

不承認曰。上恩賜死。無敢辭。若欲屈招通關節。則必不承受。上回面向內久之。傳問曰。朝廷待汝特厚。汝前被論出。朝廷特召內陞。何負於汝。平日做官。亦不甚貪猥。奈何自罹於辜。今俱從輕。各拿送法司。卽於長安街重責四十板候旨。駕起而科官不論列。以引咎而免責。其牽連在內。如于子文等。首難如蔣文卓張漢等。俱不與焉。當有刑部員役。遵旨行杖。杖太重。若必欲斃之。杖下者然。維時大司寇噤不出一語。獨少司寇杜公奮起大詬諸皂曰。上以天恩特賜寬宥。爾等必置之死。以辜負上意耶。止可示辱而已。若不幸見罪。余請獨當之。爾輩不肯聽吾言。吾將蹴踢死若曹矣。於是諸校始稍稍從輕。得不死。是晚杖畢。仍係至刑部獄中。

翌日刑部等開門。欽奉上諭。開科取士。原爲遴選真才。以備任使。關係最重。豈容作弊壞法。王樹德等。交通李振鄴等。賄買關節。紊亂科場。大干法紀。命法司詳加審擬。據奏王樹德陸慶曾潘隱如唐彥曦沈始然孫暘張天植張恂俱應立斬。家產籍沒。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尙陽堡。孫伯齡郁之章李倩陳經在丘衡趙瑞南唐

元迪潘時升盛樹鴻徐文龍查學詩俱應立斬。家產籍沒。張旻孫蘭苗郁喬李蘇霖張繡虎俱應立絞。余贊周應蛟監候秋決。因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冤枉。特命提來。親行面問。王樹德等俱口供作弊情真。本當依議發落。但多犯一時處死。於心不忍。俱從寬免死。各責四十板。流徙尙陽堡。餘俱依議發落。董篤行等本當重處。朕面問時。皆自認委係溺職。姑著免議。自今以後。凡考官士子。須當恪遵功令。痛改積習。持廉秉公。不得以此案偶從寬典。遂視爲常例。妄存倖免之心。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爾等衙門卽行傳諭。欽此。隨行原籍催提起解。該撫按州縣。具憐憫心。借搜籍之名。文移往返。未卽拘解。於是諸臣亦得長繫刑曹。未束關東裝也。

先是拿入刑曹者。不下獄。俱鎖繫於十三司火房。身有九鍊。每一人有一撥。什庫監守。每二人又有章京日輪檢押。飲食若流。銀錢湯雪。至是詔下刑部獄。旣免鎖繫。又省供費。散拘在內。各擇所厚。共據一室。室之湫隘。搭蓋粉飾。置設鍋几。鬪牌。

賭色。欣欣更生。福堂乎。仙境矣。有親知人候問。相勞苦。或談及流徙。皆答曰。只當遠近搬場耳。何戚焉。嘻。斯言也。其俱有達天知命之學者歟。

大獄記略綴餘

朝廷銓部之選甚重。四司主政員缺。必選中行評博。資俸及格。及知推欽取入者。考選。張我樸心羨。志必欲得之。事機多阻。丁酉改歲。先行考取台臣。西台較入銓部。爲稍易。諸當路者勸之。樸將應命。夫人朱氏阻之曰。御史奉差。事繁忌集。汝獨不見顧仁臬首菜市乎。而思蹈之也。遂不果。

入夏適點廣東主考。次應及樸。夫人又曰。路遠世亂。且考銓期至矣。應典粵試。必相失。可計避也。樸以爲然。先期病假。假滿轉給。季夏稱愈。

旋分校北闈。冀於闈中摸索要人子弟。而得其歡心。自無與我並驅爭衡者。故張於闈中事。絕不從鑑資起見。今概與諸婪污同科。似未得情也。初樸以婦言避台選。繼又以婦言避典試。亦有稱其夫人者矣。至事潰。又莫不詆其夫人以爲篤於

衽席不使暫離。卒膺大戮。惟婦言是用。故然亦成敗論人。未足深非也。第大難之餘。似有可異焉。當十月十八日。刑部軍校收逮樸。時樸在外會友。軍校直入內室。夫人厲聲曰。樸命官。必不逃。大人們當在外坐。俟其歸。何得入內。失朝廷禮。諸校且唯唯退也。及對簿訊掠。夫人刺血修章。請以身代。詞理哀切。步至長安門。將擊登聞。爲司寇銀台所抑。不果上。朝列聞之。嘖嘖慕義。乃菜市伏鎗。竟不能匍匐一訣。痛哭上祭。如前史所傳。前勇後靡。莫測何故。

至二十七晚。同家人媳婦輩入戶部。二十八日入刑部。徧拜別諸婢僕。曰。主累汝輩。今不能相顧矣。幸好自活。因出所藏錢。盡分給之。無不痛哭。聞者哀焉。

迨初四日出刑部。爲滿漢官役所目笑。恬無戚懼容。有筆帖式熟視而戲。問曰。汝非張家老婆歟。何以手掩面也。夫人卽去手。朗應曰。任汝瞧。汝非筆帖式。向以某事至吾家。今何得無狀。諸人相視而嘻。觀者駭焉。

及至羈所。與李夫人同院。患難姊妹。誓無外心。李夫人柔弱貞靜。傾心尊奉於張

夫人以其才也。哭罷。共商苟活之計。曰。遼東舉目無親。惟有金錢。可以自度耳。李夫人曰。實不敢欺。吾尙有餘資。深藏於地。今身不可出。可奈何。張曰。何不通信於令親莊某老。令爲之計。李然之。聞於莊。莊遣一信使賂監守。隨同李夫人掘地。果獲四千金。以一大鏹謝監守。一鏹勞媒媪訖。張曰。我乏資給。暫借百金。餘悉持寄莊室。約以逢赦。卽盡奉還。否則。零寄支用。無幾何日。微有卻。未幾而分爨。又未幾而詬誶。又未幾而大相慙恨。忽於二月中旬。張夫人竟逸出。逸人負至順治門。捨而跨驪。馳至鎮撫司。出懷出首狀。首告李夫人欺官隱贓銀四千兩。寄與親家莊某。伊僕扛去。司官見首有重資。喜笑欲狂。急拿李夫人。及妾一人。婢一人。並莊僕夾拶並施。張夫人堅執如敵國焉。於是盡數追獲。內缺百金。張曰。小婦借用了。問官以有功首人。笑而不問。典守官役。各蒙嚴處。莊舉家殼棘。不可名狀。伊僕至今繫刑曹也。

當是時。見者聞者。共不直張夫人。幾欲唾其面。而共憐李夫人。導其報復。李夫人

曰。已矣。吾所以忍死至今者。欲俟吾翁一訣耳。若幸赦而不來。或來而得語。何難一死以相從。尙暇與人較乎。卒無他語。張尙狃狃不置。然人咸憎怨。且防守嚴密。不能出入自由矣。非此自貽伊戚乎。

無名氏曰。李評事肇隙於張漢也。以妾。張評事舍生而趨死也。以妻。嗟乎。古來有天下者。聽婦言而滅亡。何況二人乎。然以張夫人之末路。則李評事雖目爲凶短折。猶瞑目矣。哀哉。

此記者自諱其名姓。第曰信天翁。不解其故。後閱我郡許觀察鶴沙先生東還紀程云。信天翁。水鳥也。食魚而不能捕魚。日夕立水次。俟魚鷹所得。偶墮者。拾而食之。蓋廷瑞詩云。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此外所見。丁酉順天鄉試關係事跡。其無出入者不足錄。今錄其可資印證者。有懷堂集。翰林院檢討范先生行狀。丁酉舉順天鄉試。以恭人訃歸。甫抵家而當赴都覆試。倉黃首塗。含哀茹痛。所過舍輒長號幾絕。舍者咸爲悲也。既試。以才高

得不落。歸居廬三年。思慕如一日也。據此則丁艱不能延緩覆試之期。范檢討名必英。後至康熙十八年。乃舉鴻博入翰林。當丁酉中式時。不過入是科一榜之內。非指名被嫌疑者。乃以牽累赴覆試。值奔喪甫抵家之日。而倉皇泣血。迫令應試。亦大悖於孝治之旨矣。

郭在遠史館雜記。丁酉順天主考曹本榮宋之繩。以不能覺察同考官作弊。俱降五級。以本衙門用。同考李振鄴張莪樸。舉人鄔作霖田耜。俱伏法。覆試取米漢雯等一百八十二名。革舉人八名。據此則東華錄所云。曹本榮等亦着免議云云。與此殊有異同。再考計東撰曹公本榮行狀。十四年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取舉人萬嵩等二百六人。九月。充經延講官。冬。以失覺察同考官不法事。降五級。十五年九月。特旨復任云云。計東亦丁酉順天舉人。爲師門作狀。自必詳實。東華錄所云免議。當在已降級之後矣。

陳康祺郎潛紀聞。順治戊戌狀元孫承恩。常熟人也。先是承恩弟暘。舉丁酉北闈。

以事遣戍。臚傳前一夕。章皇帝閱承恩卷。其頌語有云。克寬克仁。止孝止慈。玉音稱賞。拆卷見其籍貫。疑與孫暘一家。遣學士王熙疾馳出禁城。至承恩寓面詢。學士故與承恩善。因語之故。且曰。今升天沈淵。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禍福命耳。不可以欺君賣弟。學士歎息。既上馬復回顧云。將毋悔乎。承恩曰。雖死無悔。學士疾馳去。章皇秉燭以待。既得奏。尤喜其不欺。遂定爲一甲第一名。其弟赤崖孝廉暘。實才人也。以科場獄謫戍邊外。蒙恩放還。己卯聖祖南巡。至蘇州。問孫暘在否。暘獻詩行在。有君王猶記小臣名之句。爲時傳誦。夫以海隅下士。曾窺遐荒。湯網宏開。堯天重戴。已是再生莫大之恩。乃事隔數年。天語拳拳。猶齒及菰蘆之姓氏。此夜郎儋耳。昔賢無此遭逢。想一時獻賦迎鑾。儒冠萬頂。當無不感激涕零矣。按此則得自傳聞。或不盡確。據東華錄。書承恩登第。在四月辛未。至六月辛未。乃特宥其連坐流徙之罪。紀聞則發覺在讀卷之日。因其從實自承。乃拔取一甲一名。似稍不同。或既拔取之後。廷臣又照例請旨。取一特宥耶。至暘於

己卯獻詩。已距順治丁酉四十餘年。事隔兩朝矣。人主偶然一問。紀聞輒詡爲無上之光榮。專制時之科目中人。心理如此。

上條紀聞所言。皆出王氏柳南隨筆。其言孫承恩事。卽王氏原文。至孫暘獻詩。在王氏隨筆。乃舉以爲警語。隨筆云。詢字韻書入十一真。相倫切。音同荀。咨也。尙書詢事考言。詢謀僉同。毛詩周爰咨詢。詢於芻蕘。左傳咨親爲詢等處。皆作平聲讀。而吳郡人訛作去聲者大半。先是孫孝廉赤崖暘。以科場事戍遼左。蒙恩放歸。己卯聖駕南巡。問孫暘在否。赤崖獻詩行在。有君王猶詢小臣名之句。詢字竟作去聲。滿大臣阿蘭泰摘其妄。一時以爲笑柄。又本韻中閩字並無上聲。今人亦多訛讀。不可不知。韓退之有言。凡爲文詞宜略識字。况詩本以聲韻爲主。豈可以不識字乎云云。紀聞乃改詢爲記。

孫暘與陸慶曾。俱有才名。吳梅村有贈陸生一篇。作於此時。與江南闈之吳兆騫遺戍時。梅村爲作悲歌贈吳季子一首。皆以名作爲科場案紀念。梅村又有吾谷

行一首。則專爲孫氏兄弟作也。吳詩集覽引蘇州府志。孫承恩初名曙。字扶桑。順治戊戌殿試第一。授修撰。數被顧問。寵遇日隆。從幸南海子。賜騎御閑名馬。適大風揚沙。中寒疾卒。年僅四十。弟暘字赤崖。少遊文社。名與兄埒。順治丁酉。舉順天鄉試。科場事發。爲人牽連。謫戍尙陽堡。聖祖東巡。獻頌萬餘言。召至幄前。賦東巡詩。試以書法。上歎惜其才。大學士宋德宜疏薦。不果用。久之還里。所著有蔗菴集。集覽又載孫赤崖還家詩三首云。歲歲還鄉夢。今朝夢始真。到家仍作客。無地可容身。山色迎人好。湖光入眼新。念年成底事。悔不早投綸。弟妹何年別。盤飧此夕同。看來頭盡白。語罷淚俱紅。垂老重聞亂。還家舊業空。但能長聚首。不必問窮通。少小離鄉縣。何堪老大歸。出門童子問。見面故人稀。道路忘南北。溪橋半是非。青山色在。猶到舊柴扉。據此詩則遣戍不過二十年。吳翌鳳註吳詩。謂暘後於康熙丙子九月。年正七十。得援例贖歸。云云。丙子爲康熙三十五年。去暘遣戍時幾四十年矣。當不確也。又按徐乾學撰宋德宜行狀。故人孫暘吳兆騫徙遼左。捐金

贖之還。則暘之贖還。與吳兆騫爲同時。時在康熙二十年辛酉。又行狀中稱甲子七月。以文華殿大學士入閣辦事。丙寅晉太子太傅。丁卯六月。以疾卒於官。然則德宜卒於康熙二十六年。斷不能於三十五年。復預於贖暘之事也。又暘詩所云垂老重聞亂者。暘童時經鼎革之亂。在戍時將歸之前數年。復聞三藩之亂也。少年求名念切。至此可勝惘然。

吳兆騫秋笳集。與孫赤崖酬酢之詩文頗多。有撫順別孫赤崖詩。蓋吳戍寧古塔。在吉林境。孫戍尙陽堡。猶在奉天境內也。聖祖東巡謁祖陵。徧歷盛京境內。在康熙十年。赤崖得獻頌幄前。並試書法。然非贖猶不能望赦還也。

陸慶曾。字子元。華亭人。梅村贈陸生詩。吳翌鳳註引錢湘靈曰。子元以機雲家世。與容仲大樽爲輩行。輒軻二十年。垂老乃博一舉。復遭誣以白首禦窮邊而死。一妾挈幼子牽衣袂。行路盡爲流涕。又吳詩云。陸生得名三十年。布衣好客囊無錢。尙書墓道千章樹。處士江邨二頃田。集覽。尙書謂其祖陸樹聲。按明史陸樹聲傳。

字與吉。舉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歷官禮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慶曾以世家子爲老名士。其輩行與夏陳諸公相等。夷諸公成仁久矣。慶曾老不自惜。復冀邀一薦之榮。其反而得辱。殊不甚足惜也。

董含三岡識略。陸文定公孫慶曾。素負才名。居丙舍。頗擅園亭之勝。以序貢入都中。式事發。遣戍遼左。先是墓木悉枯。棲鳥數日內皆徙巢他往。曾見湧幢小品。載李景隆未停爵前。冢樹皆枯。不久幽廢。又慶曾至杭。祈夢于忠肅公祠。夢公授紙一幅。展視乃瀋陽圖也。至是果驗。

集覽引袁才子曰。陸慶曾。字子元。雲間人。順治丁酉舉人。以科場牽連得罪。戍遼東。辛亥以事至京師。酒闌。長歌梅村贈詩。慷慨泣數行下。云云。錢湘靈謂其禦邊而死。此又謂其辛亥至京師。辛亥乃康熙十年。子才所說當不確。湘靈名陸燦。卽順治丁酉舉人。當時所言必可信。且湘靈最老壽。至康熙三十三年甲戌。預於崑山徐尙書乾學等耆年之會。湘靈年八十四。列首座。秦松齡年五十八。居殿。其中

有孫暘。年六十九。見王應奎柳南隨筆。據此則孫暘之年。亦可考定。吳翌鳳所云康熙丙子年七十贖歸。尤可見其不合。乾學自有詩。紀此會。見懽園集。

丁酉北闈案中之陸貽吉。王蔣兩東華錄俱同。蔣錄尤稱其官名爲科臣。記略亦稱刑科陸貽吉。然據梅村吾谷行。前山路轉相公墳。宰木參差亂入雲。枝上子規啼碧血。道旁少婦泣羅裙。羅裙碧血招魂哭。寡鵠羈雌不忍聞。同伴幾家逢下淚。羨他夫婿尙從軍。此段乃指常熟一處。有同罹科場獄而處斬之人。尙羨孫暘之得以遺戍未死也。其人且爲故相之後。集覽相公者。嘉靖大學士嚴訥也。王夏日錄嚴貽吉。字子六。相公裔孫。癸未進士。官給諫。爲科場居間。事發。腰斬籍沒。子妻妾俱流尙陽堡。然則貽吉乃嚴姓。敘其家世爲嚴文靖之後。此必無誤。官爲給諫。尤與刑科合。是本案內必無另有陸貽吉其人。或嚴字子六。而訛六爲陸。又訛爲其姓耶。抑貽吉官名姓陸耶。此俱不可知矣。

再按柳南隨筆。許定向。字志先。大司成石門之孫。邑諸生也。其妻之父爲嚴給事。

貽吉嚴坐丁酉科場事腰斬。臨刑時志先目擊慘狀。驚倒在地。從此遂類癡癩。每日游行市中。衝口哦詩。嘲謔雜出。而依韻和嚴文靖公讀書詞一首。則大類見道者。錄之。月明雲淺悄。一個蒲團。禪關參照。塵氛不到空王寺。鐘動寒樹鳥叫。澗水風吹。聽笙簧無邊高調。絃指外滄海桑田。一枕黃梁驚覺。世間何故閒煩惱。衣紫腰金。誤人年少。老僧高嘯。只愁個九品蓮臺難到。茲降虎豹。畢竟是潛藏牙爪。可知乃圓覺華嚴。要人探討。然則貽吉確爲嚴姓。官書及案牘中俱作陸貽吉。必自有故。

此外又有全敍北闈事大略。可資印證者。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科場之事。明季卽有以關節進者。每科五六月間。分房就聘之期。則先爲道地。或伏謁。或爲之行金。購於諸上臺。使得棘闈之聘。後分房驗取。如操券而得也。每榜發。不下數十人。至本朝而益甚。順治丁酉王子間。按順治無王子。又自丁酉後當有戒心。未必仍明目張膽。以營關節。殆爲戊子之誤。戊子以前。人心未定。關節當亦不盛。

營求者蝟集。各分房之所私許。兩座師之所心約。以及京中貴人之所密屬。如麻如粟。已及千百人。闈中無以爲計。各開張姓名。擇其必不可已者登之。而間取一二孤貧。以塞人口。然晨星稀點而已。至北闈尤甚。北闈分房諸公及兩座主。大率皆輦下貴人。未入場已得按圖挨次。知某人必入。故營求者先期定券。萬不失一。不若各省分房。必司理邑宰。茫然不可知。暗中摸索也。甲午一榜。無不以關節得倖。於是陰躁者走北如鶩。各入成均。若傾江南而去之矣。至丁酉。輦金載寶。輻輳都下。而若京堂三品以上子弟。則不名一錢。無不獲也。若善爲聲名。遨遊公卿。然惟富人子或以金不及額。或以價忽驟溢。遜去。蓋榜發無此中人矣。於是蜚語者亦上聞。天子赫怒。逮繫諸房官。而虞山有陸貽吉。崇禎癸未進士。官給事中。爲舉子居間。事發。立就獄。明日腰斬西市。家產入官。妻子長流尙陽堡。一子方四五歲。妻妾皆殊色。間關萬里。匍匐道左。行人爲之淚落。同時受禍者共七八人。其姓名不能悉詳也。至舉子株及者亦七八人。皆嚴刑拷掠。三木囊頭。陸慶曾子玄。雲

間名士。平泉公之後。家世貴顯。兄弟鼎盛。年五十餘矣。以貢走京師。慕名者皆欲羅致門下。授以關節。遂獲售。亦幽圜。拷掠無完膚。一時人士。相爲惋惜。嗟歎。而其餘則不能悉詳也。云云。以下敘南場事。別詳於後。

二江南闈

東華錄。順治十四年十一月壬戌。給事中陰應節。參奏江南主考方猶等。弊竇多端。物議沸騰。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鉞。係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懸成亨。咸膏茂之弟。與猶聯宗有素。乘機滋弊。冒濫賢書。請皇上立賜提究。嚴訊得旨。據奏南闈情弊多端。物議沸騰。方猷等經朕面諭。尙敢如此。殊屬可惡。方猷錢開宗。並同考試官。俱著革職。並中式舉人方章鉞刑部差員役。速拿來京。嚴行詳審。本內所參事情。及闈中一切弊竇。著郎廷佐速行嚴查明白。將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著明白回奏。

十二月乙亥。少詹事方拱乾回奏。臣籍江南。與主考方猶從未同宗。故臣子章鉞

不在迴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齒錄可據。下所司查議。

十五年二月庚午。御史上官鉉劾奏江南省同考官舒城縣知縣龔勳。出闈後被諸生所辱。事涉可疑。又中式舉人程度淵。噴有煩言。情弊昭著。應詳細磨勘。以釐夙奸。得旨著嚴察逮訊。

丙申。禮部議覆。御史上官鉉奏江南新榜舉人。噴有煩言。應照京闈事例。請皇上欽定試期。親加覆試。以覈真僞。至直省士子雲集。闈務不便久稽。其江南新科舉人。應停止會試。從之。

三月庚戌。上親覆試丁酉科江南舉人。

戊午。諭禮部。前因丁酉科江南中式舉人。情弊多端。物議沸騰。屢見參奏。朕是以親加覆試。今取得吳珂鳴三次試卷。文理獨優。特准同今科會試中式。一體殿試。其汪溥勳等七十四名。仍准作舉人。史繼佚。詹有望。潘之彪。洪濟。黃樞。秦廣之。陳邇。漢。許允芳。張允昌。何亮功。何炳。曹漢。馬振飛。朱扶上。萬世俊。黃中。董粵固。韓揆。

策。謝金章。許鳳。揚大鯤。周篆。沈鵬舉。史爽等。亦准作舉人。罰停會試二科。方域。林大節。揚廷章。張文運。汪席。陳珍。華廷樾。顧元齡。劉師漢。夏允光。程牧。孫弓安。葉甲。孫長發等十四名。文理不通。俱著革去舉人。

十一月辛酉。刑部審實江南鄉試作弊一案。正主考方猷擬斬。副主考錢開宗擬絞。同考官葉楚槐等擬責遣尙陽堡。舉人方章鉞等俱革去舉人。得旨方猷錢開宗差出典試。經朕面諭。務令簡拔真才。嚴絕弊竇。輒敢違朕面諭。納賄作弊。大爲可惡。如此背旨之人。若不重加懲治。何以警戒將來。方猷錢開宗俱著卽正法。妻子家產籍沒入官。葉楚槐。周霖。張晉。劉延桂。田俊民。郝惟訓。商顯仁。朱祥光。文銀燦。雷震聲。李上林。朱建寅。王熙如。李大升。朱蒞。王國楨。龔勳。俱著卽處絞。妻子家產籍沒入官。已死盧鑄鼎。妻子家產亦籍沒入官。方章鉞。張明荐。伍成禮。姚其章。吳蘭友。莊允堡。吳兆騫。錢威。俱著責責四十板。家產籍沒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併流徙寧古塔。程度淵在逃。責令總督郎廷佐。亢得時等。速行嚴緝獲解。如不緝獲。伊

等受賄作弊是實。爾部承問此案。徇庇遲至經年。且將此重情問擬甚輕。是何意見。作速回奏。餘如議。

十二月丁亥。先是刑部諸臣。遵旨回奏。審江南鄉試作弊一案。耽延情由。下吏部議。至是吏部議。尙書圖海。白元謙。侍郎吳喇禪。杜立德。郎中安珠護。胡悉寧。員外郎馬海。主事周明新等。讞獄疏忽。分別革職。革前程並所加之級。仍罰俸。得旨。圖海等本當依議。姑從寬免革職。著革去少保太子太保。並所加之級。其無加級者。著降一級留任。

十六年三月戊子。再覆試丁酉科江南舉人。

以上爲官書所載丁酉江南闈事。

北闈所株累者多爲南士。而南闈之荼毒。則又倍蓰於北闈。北闈僅戮兩房考。且法官擬重。而特旨改輕。以市恩。猶循殺之三宥之三之常格。至南闈則特旨改重。且罪責法官。兩主考斬決。十八房考除已死之盧鑄鼎外。生者皆絞決。蓋考官全

體皆死罪矣。又兩主考十八房考。妻子家產皆籍沒入官。家產入沒。已酷。又并其妻子而奴虜之。明燕藩篡弑。謂之靖難。其後大戮建文諸忠臣。以其妻妾配象奴。方之丁酉科場。慘酷正等。夫行不義。殺不辜。爲叔世得天下者之通例。不從弑逆者。卽例應以大逆坐之。科場案則何爲者。士大夫之生命之眷屬。徒供專制帝王之遊戲。以借爲徒木立信之具。而於是僥倖弋獲。僥倖不爲刀下之游魂者。乃詡詡然自命爲科第之榮。有天子門生之號。嗚呼。科舉之敗壞人道。乃如是哉。

研堂見聞雜記。南場發榜後。衆大譁。好事者爲詩爲文。爲傳奇雜劇。極其醜詆。兩座師撤棘歸里。道過毗陵金閭。士子隨舟唾罵。至欲投磚擲璧。桐城方姓者。冠族也。禍先發。於是連逮十八房官及兩主司。總督郎公。又採訪舉子之顯有情弊者八人。上之於朝。其八人卽於京師就緝。同主司嚴訊。凡南北舉子。皆另覆試。北場爲先。天子親御前殿。士子數里外攜筆硯。冰雪僵凍。立丹墀下。頃刻成數藝。兵番雜沓以旁邏之。如是者三試而後已。榜發。黜去數人。南場覆試最後。皆不得與會。

試所覆一如前。亦黜去十餘人。而最後一二十人。復停三科。其解首則竟爲進士。是役也。師生牽連就逮。或就立械。或於數千里外。銀鐺提鎖。家業化爲灰塵。妻子流離。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間者。血肉狼籍。長流萬里。

又一節云。丁酉之役。江南兩座主及分房諸公。與逮繫舉子。旣訊鞠後。天子不復嚴問。以爲可因緣倖脫。或長繫獄中矣。至歲杪。忽降嚴綸。兩座師駢斬西市。十六分房諸公。皆絞死於長安街。舉子則各決四十。長流寧古塔。而財產皆入官。諸父兄妻子。各隨流徙。按寧古塔在遼東極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積雪。非復世界。中國人亦無至其地者。諸流人雖各擬遣。而說者謂至半道。爲虎狼所食。猿狖所攫。或飢人所啖。無得生也。向來流人俱徙尙陽堡。地去京師三千里。猶有屋宇可居。至者尙得活。至此則望尙陽如天上矣。分房諸公。向有一司理。主者以其甲科。必欲援入內簾。而三拈鬪皆得外。於是不樂殆甚。而孰知反得首領無恙。又吳江一富家子。已道地爲之關節矣。而迺父知之。嚴呵止。必不欲爲。因賤售於一貧

者。竟相株連。舉室北轅。長爲異域之鬼。禍福所倚。思議難及。而守拙守命。終爲顛撲不破。分房一選。向以爲宦途極榮。而夤緣倖竇。得登桂籍。尤爲豔如花熱如火者。豈知俱送入鬼簿乎。

又云。丁酉南闈舉子。天子旣廷覆之。黜數人。餘各有所殿最矣。至己亥。二月。忽奉嚴綸。再行覆試。郡縣敦促上道。聞命之日。倉皇束裝。父母兄弟。揮涕而別。慮必發遣。旣去。一日數驚。有謂就械登舟者。是役因雷霆之後。諸家無不罄產捐貲。以爲道地。以因緣上下。一榜俱安然。而道途之踉蹌。腰纏之忙迫。孝廉風景。銘盡。

戴璐石鼓齋雜錄。順治丁酉科場大獄。相傳因尤侗著鈞天樂而起。時尤侗湯傳楹。高才不第。隱姓名爲沈白楊雲。描寫主考何圖。盡態極妍。三鼎甲賈斯文。程不識。魏無知。亦窮形盡相。科臣陰應節糾參。殿廷覆試之日。不完卷者。銀鐺下獄。吳漢槎兆騫。本知名士。戰慄不能握筆。審無情弊。流尙陽堡。張文貞玉書。時方十八歲。從容抒寫而出。公輔器度。固自不凡。按吳兆騫流寧古塔。此云尙陽堡。誤也。北

闡流者不過尙陽堡。南闡則皆流寧古塔。亦加重於北闡之一端。又凡流寧古塔者。旨內有父母兄弟妻子并流之語。尤爲奇酷。然據事實言之。則似妻子同流爲可信。父母兄弟。卽有并流有不并流。不盡同也。未知當時辦案諸公。作何斡旋之法。說詳後。

三岡識略。記鄉闡異變云。江南鄉試前數日。嚴霜厚三寸。旣鎖闡。鬼嘯不止。放榜後。弊發。主考方猷。錢開宗。房考李上林。商顯仁。葉楚槐。文銀燦。周霖。張晉。朱蒞。朱祥光。田俊民。李大升。龔勳。郝惟訓。朱建寅。王國楨。盧鑄鼎。雷震聲。俱駢戮於市。前此江陵書肆刻傳奇名萬金記。不知何人所作。以方字去一點爲萬。錢字去邊旁爲金。指二主考姓。備極行賄通賄狀。流布禁中。上震怒。遂有是獄。北闡李振鄴。張我樸。有張千李萬之謠。事發被誅者亦數十人。按此段江陵二字。當作金陵。或作江寧。今刻本作江陵。而法式善槐廳載筆引此則。亦作江陵。姑仍之。

張維屏松軒隨筆。西堂先生自恨不登甲乙榜。然才子名士之目。受兩朝聖人之

知。比於太白東坡。洵文人之奇遇。余少時題西堂集。有句云。飄零法曲傳千載。游戲文章達九重。出句謂讀離騷。鈞天樂。諸傳奇。對句謂秋波制藝也。此鈞天樂。卽丁酉科場之謗書。

許嗣茅緒南筆談。順治丁酉南闈之獄。其禍起於萬金記。及尤侗之齊天樂。吾郡朱紹鳳首彈之。紹鳳爲順治朝直臣。後謫驛丞。道卒。按此則多有傳聞之誤。尤侗所作樂府。名鈞天樂。非齊天樂。彈江南闈者爲陰應節。非朱紹鳳。紹鳳乃彈河南闈者。今奏議具在。可據也。紹鳳之謫驛丞。以救周櫟園之故。

緒南筆談。葉忠節。余外母祖也。父中丞公有聲。明史有傳。六七歲時。塾師督之仿字。晷晷倦而隱几。師呼之醒。告曰。夢一人口授余詩。令錄之行間。今固在。師視其詩云。君是王魁三世身。桂英仍著石榴裙。一枝遙寄湘江水。半幅平裁楚岫雲。弔古有情憐賈誼。請纓無路歎終軍。春風得意長安日。莫負香羅帕上人。後於順治丁酉登秋試。萬金記獄起。同年中名士。如吳漢槎陸子元。皆戰慄不能終卷。公與

張相國葉學士吳詹事等。從容揮灑而出。辛丑捷南宮。越數年。大參楚省。時三藩底定。裁兵令下。公以糧道署藩篆。議奏明緩辦。三年中有缺無補。可不動聲色而汰矣。巡撫某不從。遂刦餉而叛。以夏包子爲首。夜戕巡撫於署。公聞變。遣長子尊護太夫人從水門出。朝衣冠坐廳事。拔劍自刎。僮奴或泣而掣其肘。公叱之。謂紀綱僕某曰。汝助我。諭諸僕。勿作細人姑息。誤乃公事。某乃助之。斷喉血淋漓遍身。目猶瞪視也。洞開重門。賊入見之。皆泣曰。恩主何至如此。羅拜而散。僕某走告太夫人。欲從死。太夫人曰。不可。汝大有事在。以遺疏授之。令走京師。上聞震悼。贈工部侍郎。謚忠節。翠輦南巡。召見太夫人。賜長子尊一品蔭。選沂州刺史。旋改陞府。卽以尊爲郡守。再巡。又賜次子芳員外郎。卽妻之外祖也。三巡。復問。奏云。第三子已前卒。止有孫鳳毛在。復賜中書。太夫人深嘉其僕。以爲能成主忠。遂以爲族孫。削主僕籍。初公有妾某。小忤。愆憤自縊。應童時夢中詩讖。至正命時。妾亦見。公叱之。拜曰。君今歸冥。婢又當復侍巾櫛耳。此與說部中張睢陽妾事相類。第以索

命而適得全忠。非怨耦乃嘉耦也。此僕此妾。均可附公不朽矣。

按葉應榴之爲王魁後身。事極荒唐。周密齊東野語載王魁之說所由來。乃宋夏噩詆毀王俊民者。王魁本無其人。烏有後身。陸子元乃北闈案中人。尤與南闈無涉。皆所謂傳聞之誤者也。

李延年鶴徵錄。田茂遇。字口淵。江南青浦人。順治丁酉舉人。授山東新城知縣。不赴。著有水西草堂集。按丁酉科場事發。九重震怒。命嚴鞫之。覆試之日。堂上命二書一賦一詩。試官羅列偵視。堂下列武士。銀鑕而外。黃銅之夾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未刻繳卷。諸生文皆如格。撫臣以覆卷奏進。事乃解。復原名。先生其一也。惟有據者充發數人。世皆以吳漢槎兆騫爲可惜云。據此則丁酉覆試命題。書義外兼有詩賦。制義一名書義。故房稿謂之房書。蓋卽四書義也。又名八股。當時科舉專用八股。並五言詩而無之。乃覆試試非所習。亦屬掩其所不備。

王應奎柳南隨筆。陳絳跌先生名式。邑貢生。余王母之父也。嘗作燕都賦一篇。俾

其子溯潢熟誦。丁酉科場之變。凡南北中式者。悉御試瀛臺。題卽爲瀛臺賦。宿源亦於是科登賢書。在御試列。是時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與試者悉惴惴其慄。幾不能下筆。宿源卽以燕都賦改竄成篇。頃刻而就。世祖覽之稱善。欽定第二名。據此則賦題爲瀛臺賦。陳溯潢據東華錄。在罰停二科之列。溯作邈。當是一人。則欽定第二名之說誤也。特不遭斥革耳。

據上兩則。覆試時旣威之以銀鎗夾棍腰刀。又每一舉人。以兩持刀之護軍夾之。護軍卽北闈記略之所謂滿兵。語言不通。非我族類。持刀恐嚇於舉人之旁。其不能下筆宜矣。觀此乃知吳兆騫等所以曳白之故。

柳南隨筆又云。鄧林梓。字肯堂。邑人也。順治丁酉。將赴省試。祈夢於韋蘇州廟。神示以中式力田四字。肯堂竊意是科可中。但當從此知止。歸老田間。無望甲科矣。迨榜發。邑中中陳溯潢。溯潢父名式。力田者。合之爲男字。言中式男。鄧無分也。按鄧以不售而免於此獄。豈非大幸。

三岡識略。寧古塔近魚皮島。無廬舍。掘地爲屋以居。地極寒。四月盡。佈火燒之。凍始解。五月可鋤。急種蔬菜。六七月便採食。一交白露卽枯。至寒露則根亦腐爛矣。或曰。此卽昔之五國城也。桐城方孝廉膏茂曾戍其地。爲予道其詳如此。按膏茂卽方章鉞之兄。此卽諭旨所謂父母兄弟妻子併流徙寧古塔也。膏茂如此。拱乾夫婦可知。其餘諸兄懸成亨咸又可知矣。吳修撰方享咸小傳。字吉偶。號邵村。桐城人。太僕拱乾子。順治丁亥進士。官御史。工詩文。善書。精小楷。兼長山水。與程青溪。顧見山稱鼎足。此小傳不言其遺戍事。宋琬安雅堂集。送方邵村歸桐城詩。旣車猶憶赴辰韓。杖血郊原不及餐。一別北梁張儉去。再封三府蔡邕還。盧龍塞外霜鴻絕。鴨綠江深雪窖寒。襁被連牀驚復喜。方知蜀道未爲難。此可知享咸亦新自寧古塔還矣。宋琬自爲其族人告密。誣其與于七通謀。繫獄兩年始出。流落南中數載。康熙九年庚戌入都。此詩次於入都諸作之間。必庚戌辛亥間事。琬丁亥進士。蓋與享咸爲同年也。

方拱乾之戍也。還京作寧古塔志。其首有弁言云。寧古何地。無往理亦無還理。老夫既往而復還。豈非天哉。親友相見問對。率倉皇無端緒。邸舍無事。偶追憶而條晰之。以省問對。衰年性健忘。似多漏軼。記與吳漢槎及兒輩。屢屬其撰志。而不先就。亦曰此生豈有還理。則此生之傲天幸者。殆昔人所謂從死地走一回。勝學道三十年。老夫茲愧矣。康熙壬寅七月二十七日。書於荷陰客舍。據此則拱乾歸在壬寅。蓋援辛丑聖祖登極恩詔。再據宋琬詩。所謂再封三府蔡邕還。則其子享戚乃再赦始還。懸成膏茂。當亦相同。章鉞之還否不可知。但三藩變後。既有贖例。亦當與吳兆騫輩。同有納贖之望矣。

懸成者。孝標之原名也。孝標於南山集案中。爲大逆之首。剝骨於既死之後。全家遣戍黑龍江。蓋又遠於寧古塔焉。清一代無敢存孝標隻字。今於賴古堂尺牘新鈔中。尙存孝標書三首。新鈔在乾隆間本禁書。惟易代之後。未知孝標文集。尙能再見否。尺牘新鈔方孝標下。注略歷云。字樓岡。原名元成。江南桐城人。有光啓堂

集。再按全祖望江浙兩大獄記。桐城方孝標。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逆僞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錄孝標所紀事。據此則孝標卽爲丁酉遣戍方章鉞兄懸成明矣。孝標子登嶧。登嶧子式濟。式濟著龍沙紀略。四庫收之。式濟子觀承。乾隆間爲直隸總督。卒謚敏恪者也。龍沙紀略提要。稱式濟父澄嶧。遣戍。式濟因往省而著此書。此誤甚。式濟父名登嶧。非澄嶧。父子俱戍。見東華錄。又袁枚撰方觀承神道碑。姚鼐撰觀承家傳。亦稱登嶧式濟並戍。其往省者乃觀承兄弟耳。

父母兄弟妻子。爲家有一中式之士子。覆試不及格。而一併遣戍寧古塔。在今日視之。豈非駭聞。然以吳兆騫之事觀之。則止有其妻葛氏隨往。父母及兩兄俱未行。大約當日必以出嗣別支等語。爲之開脫。兆騫秋笈集首。有其兄兆寬一詩。題云。余弟漢槎。自塞外貽書徐健庵。以所著秋笈集奉寄。今健庵亟謀劖。不負故

交萬里之託。余爲愴然感泣。賦此志謝。詩中並有華萼離居廿餘載語。可見非借
戍也。秋笳集又有與方坦庵方樓岡方邵村諸人酬酢之作。坦庵拱乾字。戍還後。
改甦庵。

以方氏兄弟命名之義例推之。亨成之兄。自當名元成。東華錄在清初書罪人之
名元者。例作懸。如侯峒曾之子元演。元潔。元滯。元皆作懸。可證也。元成之滇黔日
記。所作悖逆語。今固不可知。但戴南山乃熱心科舉之士。文字皆作頭巾氣。斷不
敢顯然觸犯滿廷。不過紀其事實。中有滿廷所不喜宣布之語。方戴皆以歷史視
之。故入紀載。決非如後世之詆斥滿廷也。以丁酉之獄。方氏合門遭難。可爲至酷。
文字中微有不平。則或亦不免。至清初士大夫不得於朝。則往依藩鎮。本有唐人
風。其時西選之官。且半天下。原不能指爲罪也。

吳兆騫之兄弟。不與同戍。諸家紀載。但稱兆騫妻葛。白首同歸。傳爲佳話。顧貞觀
詞中。亦以己賦悼亡。而翻羨兆騫有伉儷之樂。今據徐乾學懷友人遠戍詩。吳詩

集覽所引。以爲爲兆騫作也。其第二首云。已甘罪譴戍荒蹊。又發家人習鼓鼙。孟博暫能隨老母。子卿猶得見生妻。鵲鴿原上聞猿嘯。雞鹿山前聽馬嘶。夢裏依稀歸故國。千重關隘眼中迷。則其母似亦偕戍。至鵲鴿原上聞猿嘯。未知爲指兄弟之別離。抑兄弟之同難。或定罪之初。本令父母兄弟同遣。後經斡旋乃已。蓋其兄之未戍。則可信也。檢愴園集。此詩次於懷漢槎在獄時之前十餘題。恐遠戍之友。爲另一人。非指漢槎。但集中又有贈弘人詩云。相逢多難後。憐爾二毛生。憶弟風霜劇。思親涕淚橫。延陵喪子痛。奉倩悼亡情。莫以窮愁累。須傳千載名。憶弟與思親並稱。又未知與遣戍事有涉否。弘人者。兆騫長兄兆寬也。

丁酉科場案。向來以吳兆騫之名。而膾炙於世人之口。兆騫固才士。然秋笈集亦非有絕特足以不朽者在。其時以文字爲吳增重者。實緣梅村一詩。顧梁汾兩詞耳。梅村於科場案中。贈陸慶曾有詩。贈孫承恩。及其弟暘亦有詩。顧皆不及其悲歌贈吳季子一首。尤爲絕唱。兆騫得此。乃其不朽之第一步。今錄其詞如下。

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銷魂別而已。君獨何爲至於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學經並學史。生在江南長紈綺。詞賦翩翩衆莫比。白壁青蠅見排詆。一朝束縛去。上書難自理。絕塞千山斷行李。送吏淚不止。流人復何倚。彼尙愁不歸。我行定已矣。七月龍沙雪花起。橐駝腰垂馬沒耳。白骨皚皚經戰壘。黑河無船渡者幾。前憂猛虎後蒼兕。土穴偷生若螻蟻。大魚如山不見尾。張髻爲風沫爲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晝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聰明慎勿喜。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祇從讀書始。君不見吳季子。

吳詩所云寧古塔地之恢詭。可見當時滿漢之隔膜。在清代寧古塔乃發祥之地耳。直至二百數十年之後。爲外人鐵道貫於關東三省。如寧古塔等處。吾輩視爲無上之樂利。此則非當時所料矣。豈惟寧古塔。卽再北至龍沙極邊。孰非吾同胞移植之大利哉。梅村詩在吳赴戍之初。而其獲歸乃緣顧梁汾詞。更錄如下。

賀新郎亦作金縷曲二首。題爲寄吳漢槎寧古塔。以詞代書。詞曰。季子平安否。便

歸來生平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擇人應見慣。料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勾。比似紅顏多薄命。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第二首云。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僂僂。薄命長辭知已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兄剖。兄生辛未我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吳德旋聞見錄。太傅明珠子侍衛成容若。夙知漢槎之才。而與顧梁汾善。梁汾爲漢槎求援於侍衛。未卽許。乃作金縷曲二闋。寄漢槎。侍衛見之。泣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並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任之。梁汾曰。人壽幾何。請以五載爲期。侍衛告之太傅。遂以康熙辛酉入關。云云。自有此段故事。兆騫益不朽矣。

兆騫之歸。尙需納贖。爲措贖金最踴躍者。爲徐乾學。於是輦下名流。以不與此事爲歎。故於兆騫歸日。無人。不有詩以紀之。諸家集中皆見此題。多不勝錄。惟王士禎有和健庵喜漢槎入關之作云。丁零絕塞鬢毛斑。雪窖招魂再入關。萬古窮荒生馬角。幾人樂府唱刀環。天邊魑魅愁遷客。江上尊鱸話故山。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還。此則回顧悲歌。足了一段公案。梅村於康熙辛亥下世。至此剛十年。然漢槎冤獄之動人。仍不能無藉梅村之詩。爲之種其因矣。

丁酉南闈之獄。發難於尤侗之鈞天樂。迨漢槎入關。諸公有詩。而西堂亦有詩。此時西堂已由鴻博入翰林。未知於構難之起因。尙有怵於中否。今併錄之。亦一公案。于京集。吳漢槎自塞外歸。喜贈二首。二十三年夢見稀。管寧無恙復來歸。餘生尙喜形容在。故國翻疑城郭非。燕市和歌宜縱酒。山陽聞笛定沾衣。（自注感念弘人聞夏）西風紫塞重回首。不斷龍沙哀雁飛。天上金雞初解嚴。流入萬里望江南。妻孥並載如馳傳。親友相逢爲脫驂。野史雅堪收寄象。秋笳還足譜伊甘。（

自注秋筮漢槎詩名。采尊刺有扁舟在。唱入垂虹百尺潭。

徐乾學爲成容若鄉試舉主。世傳通志堂經解。實徐所裒集。乃以容若名刊行。故徐氏兄弟驟貴。有明珠黨之嫌。吳兆騫有奉酬徐健庵見贈之作云。金燈簾幙款清關。汾兩詞之外。亦不無聲氣矣。兆騫有奉酬徐健庵見贈之作云。金燈簾幙款清關。抱臂翻疑夢寐間。一去塞垣空別淚。重來京洛是衰顏。脫驂深愧胥靡贖。裂帛誰憐屬國還。酒半却嗟行戍日。鴉青江上渡潺湲。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選此詩入之。評曰。此贖歸後晤健庵尙書作。感激中自存身分。見古道矣。

按乾學懽園集。有走筆與成容若九首。其末首云。鳴珂里第會朱輪。清徹芙蓉迴絕塵。慚愧十年東嚮坐。相逢不是掃門人。徐爲容若王子座師。十年師道。乃慚愧不作掃門之人。此意從何說起。若曰。那拉家門。公卿進謁。祇可執掃門之禮。今乃以師生之故。忝顏東嚮。自覺不安耳。徐之諂事明相。可見一門驟貴。非無所憑藉而然也。

又憺園集新刻經解序。末云。予感竹垞之言。深懼今時所存十百之一。又復淪
斃。責在後死。其可他誘。因悉予兄弟家所藏本。覆加校勘。更假秀水曹秋嶽。無
錫秦對巖。常熟錢遵王毛斧季。溫陵黃俞邵。及竹垞家藏舊版書各鈔本。釐擇
是正。總若干種。謀雕版行世。門人納蘭容若。尤愆思是舉。捐金倡始。次第開雕。
經始於康熙癸丑。踰二年訖工。藉以表章先哲。嘉惠來學。功在發予。其敢掠美。
因序其緣起。志之首簡。據此序亦並未以袁集之功。歸之容若。不當云刻經解
一端。亦乾學之所以媚其徒也。

姚廷遴記事編。順治十四年。丁酉。商知縣到任。嚴州府人。係成化時三元商輅之
後。大有才名。中乙未進士。因對答皇上。口音不懂。不點翰林。除授上海縣。九月。有
坍石橋陸秀才名杉者。世稱大族。家資巨萬。因賦役繁重。頃刻蕩廢。當日商知縣
比較。勿死縣堂。合邑哄然。可見徵科之迫。是年。商公入簾。有關節者甚多。及至出
榜。只中趙半眉葉蒼崖。各省俱科場事發。南場更甚。皇上將舉人廷試。有才者留

之無才者黜革。其有掣問者。明年商公絞死。據此則房考中之商顯仁。係由上海縣任入簾。且可知其家世。又當時以科徵之迫。至令士子自刎公堂。不以爲罪。乃用試事纒首。可見清廷政刑之所注意矣。其時距辛丑奏銷。尙有四年。又可見朱國治特以奏銷爲一大結穴。定作年年例行之舉。其實草菅人命之苛斂。行之已久矣。

丁西南闈之關係。以陰應節參方氏關節始。後開南山集案。此爲一種因果。然世不甚著。世所最藉藉者爲吳兆騫。吳之最繫人口者爲顧貞觀。金縷曲兩闋。與成容若之周旋其間。今並詳其前後各節目。南闈案始末。略備於是矣。

三河南山東山西闈

東華錄。順治十四年十二月壬申。給事中朱紹鳳。劾奏河南主考官黃鈔。丁澎。進呈試錄四書三篇。皆由己作。不用闈墨。有違定例。且黃鈔居官。向有穢聲。出都之時。流言噴噴。又挾恃銓曹。恣取供應。請敕部分別處分。得旨黃鈔著革職。嚴拿察

究。丁澎亦著革職察議。

十五年二月庚午。禮部磨勘丁酉科鄉試硃卷。劾奏違式各官。河南省考試官黃鈔。丁澎。用墨筆添改字句。山東省同考官。同知袁英。知州張錫懌。知縣唐瑾。吳暹。何鏗。章貞。用藍筆改竄字句。山西省考試官。匡蘭馨。唐廣堯。批語不列銜名。俱屬疏忽。得旨。俱著革職逮問。

七月辛酉。刑部議河南主考黃鈔。丁澎。違例更改舉人原文作程文。且於中式舉人硃卷內。用墨筆添改字句。黃鈔又於正額供應之外。索取人參等物。黃鈔應照新例籍沒家產。與丁澎俱責四十板。不准折贖。流徙尙陽堡。命免鈔澎責。如議流徙。

以上爲官書所載丁酉河南山東山西各闈事。

丁酉山東山西考官革職逮問之結果。東華錄未載。想是實錄中本不見之。蓋其罪名不過疏忽二字。則逮問後自亦無大處分。故可以略之。河南闈副主考丁澎。

係清初名士。紀載頗及此事。則有可錄者如下。朱紹鳳彈河南闈之原奏。今見朱自刻奏議中。是年以參劾試官爲最趨風氣之一事。於是臺諫中思有所表見者。無不欲毛舉一二細故。以合時尚。觀紹鳳奏。可覘風會。其詞曰。刑科右給事中加一級朱紹鳳謹題。爲主司違例可疑。闈卷並宜嚴察事。竊惟設科取士。關係匪輕。主司銜命而行。動曰矢公矢慎。公者。屏絕苞苴之謂也。慎者。欽遵功令之謂也。少涉私情。便干物議。天威有赫。殷鑒昭然。乃臣於黃鈺丁澎。不能無議焉。復查順治十一年五月內。禮部題覆臣同官孫珀齡科場關係大典一疏。內開試錄宜用闈墨一款。凡科場題目。預先洩漏。種種奸弊。多因主考場前預撰試錄程文。今應如科臣議。用諸生原墨。稍加裁訂。以刊程文。違者糾參等因。奉有俞旨。歷科各省。罔不通行。獨今年河南試錄則大異是。首篇刻李模。僅同四句。次篇刻李敏孫。一語不符。三篇刻李士召所存者兩股耳。若以爲文堪首列。何不揚於王廷。若以爲理礙進呈。何以壓於多士。苟非徇私。便爲抗旨。百口難爲二人解也。又聞黃鈺出都

之日。嘖有流言。及乘傳入閩。挾恃銓曹聲勢。恣取供應。地方官積不能堪。事屬風聞。未敢輕告。要之鈇服官素著穢聲。典試復多闕失。似又不可與丁澎同日而語也。伏祈勅下該部。將鈇等分別從重議處。以爲人臣專擅者之戒。其闈墨全卷。務須嚴加磨勘。據實指陳。庶不負朝廷書升之重典。並皇上邇來懲誠之盛心。功令肅然。科名幸甚。順治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具題。□□日奉旨。據所參河南錄文違例。並黃鈇服官素著穢聲。出都之日。嘖有流言。挾恃銓曹。恣取供應等情。殊干法紀。著革了職。嚴拿察究。丁澎係副考官。也著革了職。一並察究議奏。該部知道。紹鳳原題如此。觀其置黃鈇恣取供應於後。而以試錄違式爲要點。奏末又明言皇上邇來懲誠之盛心。可見當日本意在構成一種科場案。以投時好。紹鳳奏議有冀鼎孳序。稱與少同鄉舉。垂三十年。白首弟兄。則大約亦前明科目。特尙未考其爲何科進士。據緒南筆談。朱紹鳳父業農。爲葉中丞僕所答。歸而泣。紹鳳時年十三。刻苦用功。成進士。葉中丞卽葉應榴之父。紹鳳松江人。與鼎孳同舉於江南。

聞。故稱白首弟兄也。

吳顥。杭郡詩輯。丁澎字飛濤。號藥園。仁和人。順治乙未進士。官禮部祠祭司郎中。有扶荔堂信美軒藥園等集。少時爲白雁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相採摭。書之衫袖。居鹽橋。與仲弟景鴻。弋雲。季弟縈。素涵。並有名。號鹽橋三丁。初官法曹。時治獄多鈞。撫毛舉。救正無術。因爲兩議之說。觀其上劉尙書書。眞仁者之言也。繼以大婚。襄禮需才。移春曹主客。時貢使至。廉知主客爲藥園。以貂鼠犀玉易其詩歸。與祥符張文光。汴州趙賓。萊陽宋琬。宣州施閏章。餘杭嚴沆。仁和陳祚明。相倡和。號燕臺七子。

又云。順治丁酉。主試中州。爲榜首數卷。更易數字。廷議謫戍奉天。值冰合。不得汲。取蘆粟小米。和雪嚼之。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起。暇則乘牛車行遊紫塞中。作遼海雜詩。磊落雄秀。絕無失職不平之慨。戍五年而歸。徧游天下名山大川。著述益富。浙督李尙書欲薦之。作書辭焉。

藥園之成也。亦以全家往。林璐歲寒堂存稿。丁藥園外傳。謫居東。崎嶇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后車妾亦喜曰。得非聞中朝賜環詔耶。藥園曰。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渡遼海。望長白諸山。士人以魚爲飯。糧盡餒而啼。孺子妾慰勞之曰。卿有友。必簞食迎客。藥園笑曰。恐如卿言。當先以酒療吾渴。此段一則見丁赴戍之挈妾。一則旁及同時出關諸名士。可見科場獄之冤濫。林文以蘊藉出之。若形容藥園爲書癡不曉事也者。正憤時之激烈語也。（按今世說李容庵相國天馥爲藥園是科所取士）

自此次磨勘興大獄之後。科場試錄。遂無硃墨真卷。揭曉之日。發現違式。皆知照本人換卷。終科舉時代皆然。取士而以穿窬之盜度人。科舉功令。至不足道。防弊與作弊。二者較之。當諒作弊者之不得已矣。

右丁酉科場案。從涉獵所及。可資援引者錄之。先是順治十一年會試。以官僚相軋。斥革會元程可則。程字周量。清初名士。撰述甚富。當時以范文程參奏。謂

程文理荒謬。首篇尤爲悖戾經註。士子不服。通國駭異等語。以此傾試官胡統虞成克鞏。意不在程。此尙不得爲科場案。自丁酉以後。科舉不得志之士。動輒造作蜚語。遂興大獄。如康熙己卯。李蟠。姜宸英。典順天試。有老姜全無辣味。小李大有甜頭之謠。因是下獄。李論戍。姜以老病卒於請室。見石鼓齋雜錄。

康熙辛卯。江南左必蕃。趙晉典試事。必蕃廣東舉人。素無文望。晉則少年鼎甲。任意妄爲。視左如木偶也。榜發多中揚商子弟。士論沸騰。遂有左邱明兩目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之聯。貢院匾改作賣完。總督噶禮在揚州逮訊。左以不知情論戍。趙定罪。王樓村與趙同年。時告假在籍。入獄探視。趙卽於次日伏法。有謂王帶病僕進獄。易趙出者。遂下王獄。通緝數年無獲。王方得釋。亦見石鼓齋雜錄。

以上兩則皆丁酉以後之科場案。康熙己卯。姜李皆丁丑同榜。李爲狀元。姜爲探花。而榜眼則嚴虞惇。姜李旣得罪。嚴亦以子弟中式。而與兩主試同榜。亦獲

體。此王士禎居易錄所謂鼎甲之衰未有如丁丑者也。

王樓村名式丹。康熙癸未會狀。趙晉爲是科榜眼。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小傳。式丹歸里後。以同年友累。至於對簿辨雪。未幾遂成古人。藝林重其才。因悲其遇云。又鄭方坤小傳。王式丹字方若。一字樓村。寶應人。爲諸生。卽負海內重名。差池晚達。年幾六十。始登王午賢書。癸未會試第一。臚唱復第一。都人士踴躍歡呼。快若景星鳳凰之先見也。史館十年。长假歸里。乃以同年生科場事發。牽連對簿。久之事得白。又二年卒。諸傳皆不言其對簿之所以然。惟戴潞石鼓齋雜錄詳之。所云帶病僕進獄。易趙出。眞演義盲詞中之奇聞。不知當時何以得此。至癸未鼎甲。王趙而外。探花爲錢名世。武進人。蒙御題名教罪人額。勒令回籍。亦可云癸未鼎甲之衰矣。

試官得罪之酷。順康以後。雍正間。有丙午江西闈查嗣庭。此則文字獄而非科場案矣。石鼓齋雜錄。雍正丙午查嗣庭俞鴻圖典江西試。以君子不以言舉人

二句。山徑之蹊間一節命題。其時方行保舉。有意譏刺。三題茅塞子心。不知何指。其居心不可問。因查其筆札詩草。語多悖逆。遂伏誅。並兄慎行嗣瑛遺戍有差。浙人因之停丁未會試科。俞鴻圖自認出日省月試題。免罪。旋出學差。仍不知檢束。亦論死。

查嗣庭所命題。何以謂之譏刺。何謂居心不可問。孔孟之言。乃有爾許避忌。此必先有成心。乃以此罪之。清前半朝文字之獄。當另輯專紀。茲因科場事略及查嗣庭所云筆札詩草。語多悖逆。今所可考見者。則有柳南隨筆所載一則。錄如下。

柳南隨筆。文人借筆墨嘲訕。最屬輕薄。况語犯君上。尤自蹈滅亡也。海昌查某。與錫山杜太史紫綸素善。上嘗賜杜御書一幅。爲程明道春日偶成詩。查戲成一絕云。天子揮毫不值錢。紫綸新詔賜綾牋。千家詩句從頭寫。雲淡風輕近午天。詩成不以寄杜。錄之日記簿。杜茫然不知也。後罹罪籍其家。日記簿塵御覽。

上摘其大不敬語數條。此詩其一也。杜聞之驚怖致疾。賴上明聖。謂其事與杜無涉。遂不之究。初杜得御書責歸。建樓度之。取詩中語。顏其額曰雲川。以志恩寵。因自號雲川居士。按詩中雲淡風輕之雲。傍花隨柳過前川之川也。嗣庭兄慎行。原名嗣璉。在太學日坐國忌演長生殿。與趙執信洪昉思等皆除名。後改名登第。再坐弟累。幾不免。至嗣庭筆札之所謂悖逆。其實不過遊戲出之耳。

柳南隨筆又有一則云。海昌查某以誹謗朝廷。身罹國法。其女亦徙邊塞。女故工詩。途次題驛壁云。薄命飛花水上游。翠蛾雙鎖對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淒六月秋。渤海頻潮思母淚。連山不斷背鄉愁。傷心漫譜琵琶怨。羅袖香消土滿頭。吾友汪西京沈琇嘗次其韻云。弱息憐教絕域游。魂飛何祇似驚鷗。覆巢卵在漂流際。薄命人丁瑣尾秋。綺閣低迷空昔夢。邊笳淒切咽新愁。伶仃歷盡崎嶇苦。任爾青春也白頭。

按嗣庭之兄慎行。敬業堂集中有中山尼一首。爲萊陽宋荔裳之女而言。宋女

以滇亂。與父相失。由少寡而爲尼。由爲尼而被掠。由被掠而漂流。遂無底止。爲尼在滇亂之時。被掠在滇平以後。當時所謂弔民伐罪之王師。紀律可想。荔裳父兄皆有明忠臣。已旣仕清。一再下獄。至于七之案。得蒙矜恤。亦已皮骨僅存。僑居吳下十年。文字友朋。不爲不樂。當時有南施北宋之譽。乃老爲馮婦。眷口遂陷於蜀中。慎行中山尼詩。結句云。不知皂帽天涯住。何似紅裙馬上歸。蓋深痛荔裳之多此一出矣。豈知及其未死。又身陷牢獄。親見查氏女之流落而不能救。專制時代。何事而可爲哉。類舉之可以悲矣。

